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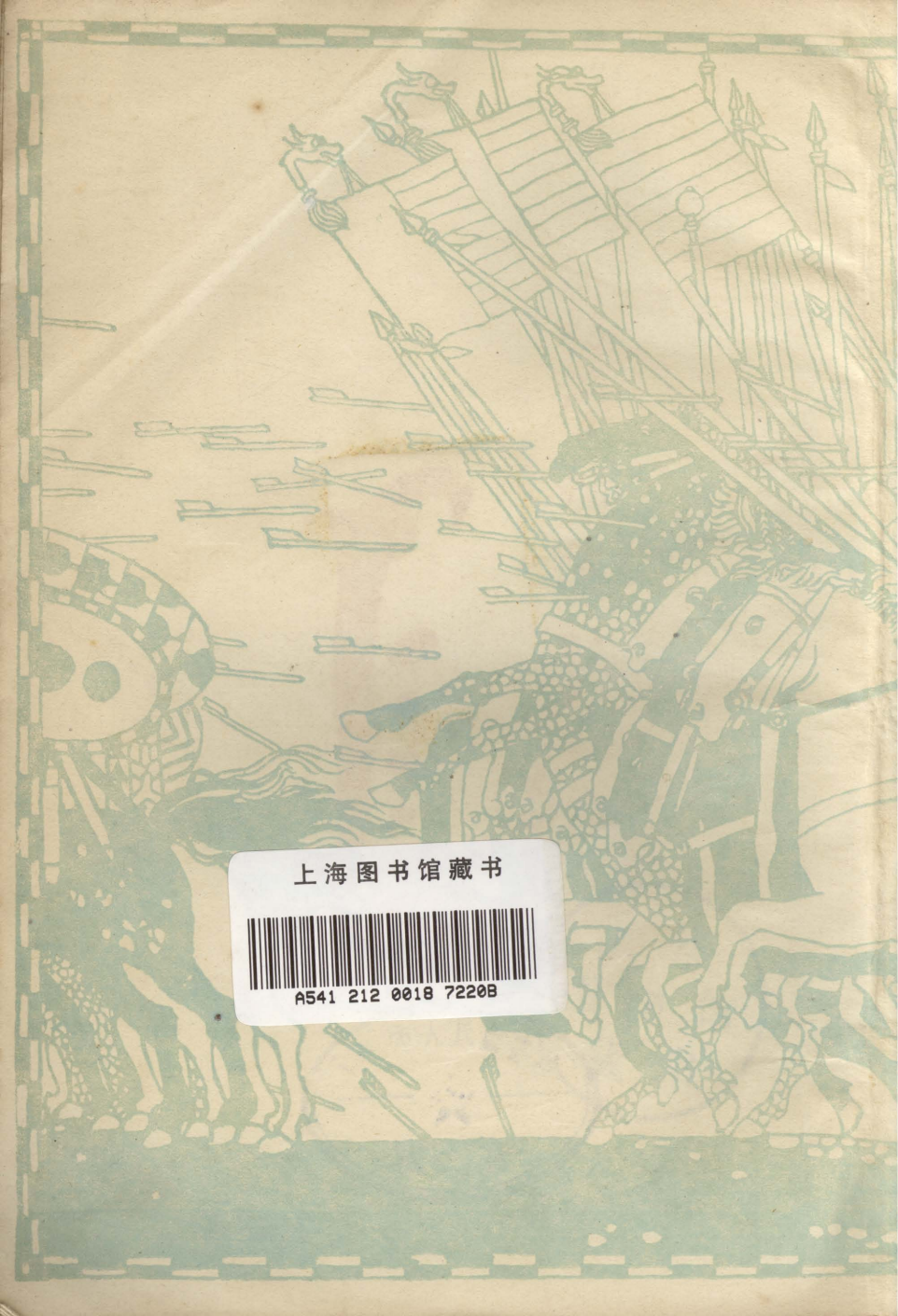
好管閒事的人



好管閒事的人

沈從文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7220B



好管閒事的人

沈從文



好管閒事的人——及其他

## 目 錄

好管閒事的人	一
或人的太太	四五
煥乎先生	六七
嘍囉	一三三
怯漢	一五三
卒伍間	一六五
爹爹	二一九

好管閒事的人

## 好管閒事的人

(署名羅俊)

一

某一個星期四日，在一個畫報的編輯室中，一個年青人口裏含着  
一根烟，坐在一張搖動椅子上搖來搖去看他的信件。這件是一堆，在  
一種無從清數的凌亂無次情形下散滿一棹子，這少年編輯先生，每把  
一件東西攪到手，就隨便撕開，看一看，或是嘆聲氣，或是笑一笑，  
又或是在那遠地寄來的照片上用鉛筆畫上一個符號，就馬上丟開，又  
取第二件。

好管閒事的人

一

是這樣，在這少年人以爲有大的趣味在？看他在一種工作中，眉只鎖攏去，聚成在一處，似乎工作已苦着這少年人的心了。然而在那爲烟子包圍的臉部，常常是不自然的在笑，工作於少年，又似乎未嘗無大的趣味。以生活作遊戲的心情，縱有着那疲乏的頹喪，也許這不是根本的無聊原因吧。

這編輯室房中，除了這編輯先生以外，就只有—架鐘似乎可以代表活動東西了。鐘挂在壁上，對着窗，編輯先生把頭從寫字桌的信件堆上舉起，向左望，是窗子，向右望，就望到了鐘。一個圓臉漢子似的鐘的表面，笑容可掬模樣—爲編輯先生見到就聯想起他一個朋友，

於是他就去注意這朋友臉盤上的長短針所指地位。

——還只三點呀！

一種突然而起的怪想，在心中湧起，類乎在嘲弄另外那個朋友濡緩的語腔中他把鐘責備了一次，就又低頭到外面寄來的稿件中去了。鐘却是仍然嬉皮笑臉的走。鐘的達滴達滴聲，在編輯先生腦中所起的聯想是胖子朋友剝瓜子。剝來剝去不見瓜子殼落地，但時間在這種細咬輕嚙中，却當真一分一秒糟場了。

這少年，把一枝剛抽到一半的香烟，隨意丟到腳旁痰盂裏面去，烟頭落水嘶的響一聲，就在這種響聲中，少年却又燃了火吸上一根新



烟。

一件件看去，照例的，一些頂壞頂糟的文字照片，也不能不裁開瞧瞧，這於少年就免不了有些委屈似的。不幸的是每一天總是如此。雖然在十張較精緻的照片中有一張較佳，則已不為辜負編輯人的眼睛，但實際上則可以用得下的總在二十分之一以下，一個畫報社，原是要靠各方面的材料供給，既不得已已在報後面加上歡迎稿件字樣，則醜的烏七八糟的自然而然就源源而來了。有時且還得在這類全屬糟粕的材料中遠取那稍稍敷衍得去的東西，為刊登出的，以免一些蹩腳攝影家無端攻擊，這事業，真有許多地方使人提起是搖頭，沒有辦法的！

少年正吸着烟在一張女人相片上加以「放正面」字樣，在編輯室門外，有人用手背敲門。從聲音上少年聽得出這是經理的知會，便把烟從嘴上取下，說，

「少甫先生？請！」

所謂少甫先生者，正是與少年從鐘面上想起的那個胖朋友形貌相反的一人。這人在瘦長的臉上安置了一封大的圓眼，種類上每易使人引起這人先人爲猴子的誤會。鼻子梁下塌，也與平常人相異。說話聲音是天津土音，但從骨格的細小上就可認得出這類秀氣身材不是江浙以外人所有。

少甫在房中人說請以後，就把門推開。他們於是點着照例的頭，

編輯先生起身來讓經理坐那一把自己所坐的搖椅。

「勿客氣，談談就得過去。」

經理不坐，少年也不好意思坐下，兩人都站在桌邊。經理把那張少年正打着記號的女人照片拿在手上看。且念那原來的附註：

『……亦即閣卿將軍之七女公子也。閣卿將軍既於日本故去，近聞女士方奉其生母寓於……』

少年見其經理一面讀一面手顫不已，就很怪。隨後復見經理在這女人相片上以極慘怛色相同，若不知身旁有少年在的樣子，少年更其嚇然了。

少年不知不覺就略退。

在少年的退走中，已把經理驚醒悟過來。經理還是顫着手向少年搖擺，意思要他不要去。少年知道這想必是同經理有大關係，不知應當如何是好，就走近少甫身邊去扶着他坐倒到椅子上去。

他急急促促帶着驚詫又若十分瞭解的模樣，說，「少翁，少翁，痛了麼？……」

「不，不，」說着就強立起身。然而又復不得已坐下，這相片，無意中爲少甫所見到，少甫從這相片上把所有半生頹唐情形全記憶起來，全身失去了彈性，欲行動也不能自由了。

坐下的少甫，手中還捏着那張相片不放，一面結結的問少年這是打從那兒來的。

少年一時爲這怪異變局所訝，不知所回答。然而少年立時就又記起這封面的地址還留在桌上，就拿把少甫去看。少甫念着那封面背後的文章，不住的點頭。

「君，我以爲這個此時不必登載，換一張好了。」

少年說，「少翁既然以爲不妥，那就莫用他也成。不過不知道相片對少翁是甚麼關係？我看少翁氣色不怎麼好，不知是不是這相片……」

「不，不，並不是，並不……」

少甫越分辯說與這相片無關係，少年則益深信這相片與經理關係之大。

「那麼，少翁，這回信是由我還是由……？」

「我想暫時莫回信，君以爲如何？」少甫一面說，一面慘怛望着少年，少年忙說「成」。

少年看經理樣子，似乎須把這相拿去，就笑笑的說：

「少翁可以把這相片拿去吧。」

經理見少年正說着自己心事，又似乎奇怪少年對自己太注意了，就兩可的說「不拿去也成，左右這相放到我那裏又無用處。」

「我以爲還是拏去，到將來有信來問到時，再到少翁處來取，好才好？」

「那就如此辦，我拿這相……這相像一個我熟的人，所以，哈哈，你莫見我剛才情形着驚，我是因其爲太容易使我想起來……哈哈，君，這相不是很美嗎？」

少年見到經理先生勉强的笑，不符內心的言語，心想「這相豈止像」？然而對經理不好說甚麼笑話，且明明見到此時的經理，神不守舍的樣兒，就帶笑的安慰似的說，「初初見到這相也一驚，大約就是太美了。想不到這與少翁的……」

「這一期都有些好一點的東西」？少甫把話岔開到下期畫報上去。又說「以後應當告印刷處共印一萬張，在外省近來銷路似乎好點了。」



少年也順到說當真在八千數目上面加印兩千，大約不會剩多少。經理拿着相片那隻手，竟離開腰部特遠，如相片爲一極可怕之怪物，這情形在少年冷眼中也看出了。少年本來先就驚於這相片突然寄來又並未附有何種信件爲疑。且相片中人之模樣，秀雅嫵媚，不類其他平常女子，而附註中文字又大異乎普通男子，則相片來源更覺可怪了。如今見少甫一與此相片寓目卽呈不能自持之興奮狀態，始了然於此相片的用意，或者，寄相片人初非欲在畫報上露面，殆專爲少甫亦不可知！

少甫來此把欲說的事情亦全忘，不久借故走去後，少年一個人在編輯室中摹想適問的情形，已斷定這相片中必有大祕密在，就想到明

白這內幕的方法，想了半天還是少結束，只好一面低頭看未完的稿件一面瞎猜下去。

二

其次一個禮拜的銀光畫報中，在第一頁上刊登了一個本刊經理郁少甫的相，一切布置爲經理自己所作，且在四圍用了無數的文字。這文字，作一種自述式體裁。其中一半懺悔一半是牢騷。少年更覺奇怪了。

少年又不敢把那一次見到女人相片經理的情形告知其他同事。單去問經理以往的事情，則同事中所知都正差不多，全無補於這祕密的

暴露。但他總以為這女人是同經理有極深關係，不過這關係不是瞎猜瞎想所能算得到。他還斷定這一來，以後總還有事情發生，說不定還有同前的相片寄來！

在下一個禮拜四的日裏，少年仍然是在揀選着外埠寄來的稿件，想起在前一禮拜這日，恰有那樣的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或者今天這一堆稿子照片中又有一女人的相片發生另外一件事！

想到這樣時，少年在他那微作紅色的淨白臉部，漾着一種微笑了。

那鐘還依然在素壁上剝蝕着時間，如今還不到兩點鐘！

編輯室中一些煙氣，鼻着找出處不得，編輯先生却老脾氣烟只吸一半又重新另吸上一枝。

「哈，又來這莫名其妙的文章呀！」他把一個信封連同三張用鉛筆寫就的新詩，一齊丟到桌下字紙簍裏去。嘆了一聲氣，冷笑了一下，這個慇懃的投投稿人的大作，就算送終了。

於是第二件東西又在他手上；照例的撕着那來件封面。照例的笑。後照例的放在一邊或即記上號頭與應當附註的文字。一個畫報編輯先生的命運，就是這種命運！

在日頭底下的事無新的，這就是說在上一個禮拜有的這一禮拜的

這一天也未嘗不可以發生。年青的編輯先生，把那桌子上一大堆來件，順次的裁，看，丟字紙簍，打記號，隨即又把一件如同上禮拜一樣的封皮的郵包拿在手上了。看字跡，是與上次完全一樣。少年編輯躊躇了。裁開還是不裁？不即裁，先拿來放在手掌上稱量，一種無目的底估計，結不會從這估計中猜出這包封的內容來。

負責編輯的責任，把外面寄來的稿件裁開，不算怎樣罪過。然而這明知道是同經理有關，且這東西實際也就是為寄給經理的東西，雖然按着責任的裁開，作去是無所謂不該，可是良心怎麼樣？多知道一點別人祕密自己也無形中加上許多累贅，這又是少年所有過極好經驗

的事情。並且裁開倘若又是上禮拜那麼一張相片，自己倒不如作一人情留與經理來裁爲妙了。然而萬一從這張相片上可以發見一點另外秘密？

發現別人秘密亦人之恆情，在這想望中並且也蕪所謂惡意，少年就因這無害於事的好奇心又放不下這一件東西。

……？

正因爲並非與怎樣大節有關，少年倒爲兩種矛盾心情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想從這兩種去就上找出一種折衷的辦法，因此去請壁上鐘的教。是怎麼一種方法？鐘告他在時間上來看這來件可不可以裁開。目

已定下私約來，此時時間是二點又二十五分，還差三十五分到三點。把這一件東西另外擱到一邊去，讓時間爲斷這當與不當的公案：如果在三點鐘響後，經理還不來過這房裏，就裁開，若三點鐘以內經理因其他事故到此，來則這一件東西就交經理爲好了。

滴達，滴達，一秒一分的過去。

在每一秒中少年編輯先生腦中有一個幻想。

他想到這經理或者是同到那閣卿將軍的未亡人是有點戀愛故事：  
……這並不是不近情，人在年青時節誰不有幾件不能對人言的祕密事情？

他又想到這經理或者同那閣卿將軍有一點政治上糾葛，或者錢財



上糾葛，因而……無意中見到這相片就變色。

他又想到這女人寄相片來或者是無意，但經理同這女人的生母有一種在友戚以上的關係，而這時經理又正欲把這不愉快幽過去忘却。

他又想到或者是經理先曾愛過這女人的母親吃過虧。

……

越想越荒誕，到自己也覺得是很荒誕時，鐘到三點了。

把那件未裁的來件拈在手上的他，決心裁過後再追夢經理了，就用剪刀鉸那包封的邊沿。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希望在，且儼若知道這時經理會剛於自己把這東西看過以後一分鐘就來敲門。又不即剪下。

托托托，門是真於是時有人在敲了，他把剪刀廢然放下，幸好所剪的口還不到兩手指寬。

編輯先生搓着手說進！那人隨即進來了。進來並不是經理，倒是經理房中一個聽差。

這一來，顯然給了一個虛空驚愕，未免不高興，因此在編輯先生臉上就有不很好看的顏色。

「怎麼啦？」他問着，手又把那來件擎着了。

聽差垂手站立在一旁，恭恭敬敬的說經理請。

經理請，不是經理也念着這事情麼？答應着說就來，他就拿着那黃色包子從西邊院子走過經理室。

一路走，一路就想。不知怎麼忽然聰明起來又把手上的東西塞到衣袋子裏去。到了經理房中時，見到經理正在房中一沙發上斜斜臥着看一本書。

請坐請坐，就坐下了。兩人坐在一塊兒，經理把那書送到少年這邊來，少年始知是一本英國牛耳朵圖畫雜誌。大約經理正看到所攝中國之明星照片，是第二十七頁，全是目下的中國各式各樣的明星。

「少翁看這個如何？」

「中國也不是全無望，明星目下也蠻多咧。」

兩人就打了一個共同哈哈。少年想起身邊的東西，不便先說出，就問經理說有甚麼事。

「甚麼事？就爲看這個！看外國人把中國人說得多可笑，全是錯誤！」

「少翁，今天又得這樣一件東西，」他從衣袋子中掏出那黃紙包兒，遞給了經理。想從這樣情形下看看經理臉嘴神氣。經理的神氣自然已看到了。可是不如他所設想的變化，少年就覺得很奇怪，且悔不該不早剪開邊沿看看內容了。如今見經理把相接到手即攔到一旁去，似乎不願意在少年面前裁開，少年更以爲經理的祕密有應知道必要了。

「少翁，我想這個相似乎——」

經理裝作並不會聽到，顧別的事說話。

「君，我想我們也在下幾期報上辦一個女人專號，怎麼樣？這

年頭兒是世界關心婦女問題的年頭。北京飯店的外國闊人談的是孟小冬，各部衙門談的是某小姐同某窰姐兒，學校的學生宿舍談的是某女校交際之花的風頭，……：下至於小販子，也拿小桂紅吳四奶奶來作新聞道，這不算是頂熱鬧的關頭？」

「當真嗎？」編輯先生問。

少年見經理又另外扯到一件事上去，明白經理是要自己回頭自己房子的意思了，就說「少翁，沒有甚麼事吧？」

今天可沒有大變顏色，或者已……：

少年一事不作就儘想這奇怪的相片。自己又深悔不該先送過去。

先就一剪子剪下，看看內容不就可以了然嗎？或者這又另是一個人，或者就是那將軍的未亡人，那……總之，自己不應該不裁開。裁開看過後，經理也不會因此有所抱怨，明明封面寫的就是銀光畫報編輯部！到悔也無可奈何時，他就期望到再下一個禮拜的怪相。一種聊以自解的期望，但除了這樣自慰，又有甚麼方法可以把經理先生手中的相片拿回。

### 三

一個小小的聚會裏，有少年在。

這裡有新聞記者，有海關的科員，有小銀行的會計，有作花報戲

評的「百事過」。

一記者同少年談，問及近日畫報銷行的數量。記者名字叫善芝。少年說：「善芝，見不見到我們經理近日的文章？」

說，「見到了，妙哉！此老亦復滿腹牢騷。……」

那位善芝君像滿不在乎又扯到另一件事上事去。這使少年略略感到不歡。見到這樣的文章，是「妙哉」兩字可以敷衍得過的？且爲甚麼經理又不在其他時節發他的「牢騷」，必得此時發？他爲了記者對這事太淡然處置，就更不作聲，走到室的另一端去同那海關科員談。

「君，見到我們上期畫報？」

「越來越見精彩了。少翁不是還特作了點文章？」



「這才像話！」少年想着隨即說：「君不知少翁是爲甚麼作這文章麼？」

那科員不能卽答，少年就得意似的笑。笑的意思中有「閣下果欲知其中之祕密我們可以談談」的表示，可惜科員爲答應另外一個人的  
一句問話，倒不會注意過來。少年見到自己又失敗，索性抖氣走出院子了。

院子中，主人——一個印刷業經理，正同那棚兒匠談話。

「是吧，先生。各樣生意全不大成了。」

「幾年來全要變。」

「大喜棚一年碰不到十回。」

那匠人一面拉着木桿一面同到主人說，少年走過去。

「天氣今年免不了是熱，棚子竟像非搭不可！」

「對了。先生那邊報館怎麼樣？」

原來搭棚匠就認得少年是銀星畫報的先生。

主人說是難道那邊報館也是你們一個鋪子的生意？匠人又答應對  
啦。

主人見少年出來，就丟了健談的棚匠，同少年站在院中丁香樹邊看搭棚。相片的事在少年心中湧着，打着呢。怎麼辦？竟像比自己事還關心的他，真不知要怎麼辦！不消說，從少年方面又把話談到少甫

先生身上去了。

主人說：「昨天遇到貴經理，說畫報近來得君一整頓，大有起色！」

「那里是我的力量？不過，……上期少翁那文章見不見到？」  
「像是有點秘密消息咧，很難測！」主人說了就用着商人式的笑打哈哈。

這像是對了勁了。少年想，自己有所參考了。

「君，知本知道貴經理近來有一種好消息？」

「好消息？不知道。」雖說不知道，少年已經就料到與那相片有關，故意說不知道，實則就想從這個經理更多知道一點那個經理的

事。

「應當知道的。」主人說，「少甫發財了。」

「怎麼，發財了麼？」

「你不知道他儲蓄會得了兩千塊錢特獎嗎？」

「那早知道了。」

特獎兩千元，是上禮拜的事，每天在一處的少甫，豈有不告編輯先生的？這也算值得特別相告的消息！這也算消息！少年想起這些人都不足與談大事，延纏了三兩句話又願自走回到客廳中去。

在平時，這些人中也有着三兩個在少年心中是認爲知己者在。這知己，到今天，話全不投機，少年感着不可堪失望，以爲這里全無人

可以共語，不待終會就走了。

有誰知道少年是因失望而走的？不，簡直無一個人明白。

回到報館見到經理留下的字條，說請下午七點過其家中去。從字條上看來，誰能斷定這不是經理特意欲把相片的事相告？……祕密呀。難道是經理還有所商于自己麼？難道是這相片的所謂奉其生母——母是經理的戀人，而那七小姐……？

一個人，在心上常常作着一點快活的夢，把自己置身到一種分外的希望中，翱翔着，飄飄着，似乎並無多大的罪過。少年這時可不是正如此把自己靈魂舉起來，奮力擲到空中去！

怎麼去爲經理設計，讓經理把那未亡人接過手來，這在少年計算過了。怎麼去鼓勵經理，也想到了。怎麼去請經理，囑那小姐，……不敢想，然而仍然得想到！

按照經理所說的時間，雇車到了經理的家中，少年一路背誦着爲經理爲自己一切前途的計畫。

命運是什麼？就是忽然而來的一種禍福。最大的禍是什麼？是殺頭。最大的福又是什麼？是今天！三小時以前，在那聚會上儘剝瓜子，想把這事來同別人過細研究一番也無一人注意。如今則經理找到頭上來討論。忽然而來，爲少年所料不到的一着，誰知以後又是些什麼忽然而來的？這女人不會自己來畫報社？來畫報社找少甫不到，不

會說就會編輯麼？

少年爲一種光明所照耀，于是在路上見到一些瘦馬拉著裝煤大車，向前一步一步奔，就覺得非常同情這類獸物。

命運是什麼？是凡事均在人意料以外。如今的少年，就正如此爲命運戲弄了一陣。請他七點來，原來就是吃一頓新請來的廚子作的雞丁炸醬麵！「雞丁」，或者甜麵醬，或者麵條，同所設想的事實進行的秩序是如何遠！經理的口中，本應說得是「將軍」，「愛情」，以及「請教」，「設法」一類話語，誰知是儘在一碗麵上誇獎廚子如何如何，多可惡的命運！

他不奇怪自己爲甚麼先要這樣想，却以爲經理先本也想到要商量這事，到後又忽然信不過他却只却吃炸醬麵一件事來借故。一種自信的愚人，就常常容易把自己同別人牽落到一種謬誤的漩水裏去，越久也就越不可救藥。然而少年並不愚。也許真是那樣吧，我們看下去！

第二天，在銀光畫報的經理室中，有少年編輯先生在。此外還有一個本社的同事，專門担任滑稽感言的編輯。這是一個小胖子。凡是小胖子，在他本身臉嘴行動上，已經就是一件滑稽作品了。這胖子，姓黃，從經理以下到門房，全在他姓下附帶「胖子」兩字。一個人胖那是沒辦法，這沒辦法的情形也正像經理那瘦一樣。在一肥一瘦的對



稱下少年就已生了不少感想了。

以習慣，少年照例得在胖子編輯名分下小開玩笑，於是少年裝作莫名其妙的神氣，問人如何可以胖的有效方法。

「吃得多，睡得多，你不想胖也不成！」

「真的嗎？」

「難道是假的？」那小胖子一面把膀子展覽出來，「瞧，這是甚麼，知不知道？這就是睡眠的結果！」「肥肉」同「睡」等於胖，是公式，不信可以去問問秋生！」

所謂秋生者，便是少年在辦公室中每天辦事，一抬頭便見壁上活動着那鐘，從鐘上可以生一種聯想，聯想鐘與人有相等圓臉的那位朋

友。然而鐘的圓臉也是因爲……？少年想起却獨自笑了。

從肥轉到瘦，是平常的事，因此不久少年就同那胖子編輯談到經理猴相的遠因近果。

「我們的經理，所以瘦，我猜他是有一點祕密！」

「對呀！」少年覺得獨有胖子有知人之明，一出口就抓到了題。

「黃，你以爲這祕密線索在甚麼地方？」

「還得猜嗎？我們的經理，上期報上那文章，不是一篇詳細供詞？」

「是極了，我也以爲——」

「還有甚麼能使人瘦？除了女人。」

少年一面飲服黃胖一面故意作爲不甚麼瞭解的問：

「少甫先生難道近來還有什麼故事？」

「近來倒不，可是——話長咧。」

……

話說得入港，經理却從會計處轉回來了。討論當然到此應暫停。胖子把一件信交經理商量，少年坐在遠處一張椅上細嚼細咽胖子所說的話語。

多一種證明經理是與女人有着糾纏的緣的話，少年也在那奇怪相片加以一分的關心。將軍，將軍夫人，以及那七小姐……一串單個的名字，同到一堆如像戀愛，作媒，結婚，親嘴的字言，四面八方的擲

來，少年爲這些來去無踪的零碎片段思想包圍，人是苦惱了。

不知因何事，胖子在經理面前連說「笑話笑話」，經理也說「這真是笑話」，少年因此也想起自己所煩惱的所關心的是「笑話」。不過他同時記起，『凡事無不是可笑』一句名言，就仍然儘自己「笑話」下去了。

當天的下午，少年把肥人黃邀到公園去，結果請了將近兩塊錢的客。請客的結果，得了些什麼？一樣不得！從女人上起，胖子把無數新聞供給了少年。在少年聽來，全是無用處。先是本想把相片事情同到胖子來討論，到後見到胖子仍然是個平常人，話是平常話，平常人實不足以與言大事，在心裏認失敗玩一陣就分手了。

放下這事情，行着所謂「事不干己莫勞心」的金科玉律，少年便恢復到以前爽快了。然而這那里能辦到。

命運是什麼？是我們常常把有憑有據的實生活丟開，雖窮雖苦也能處之泰然，但時時又會爲一種虛空幻像煩惱着，求擺脫而不能擺脫。

少年是在兩個禮拜以來把精神生活完全變更了。

#### 四

「少翁，我實在想要知道你那相片的原委。」

「甚麼相片？」

「甚麼相片！就是那將軍的小姐。」

經理遲疑不語了。臉色也變了。經理用一種疑問記號望少年，少年竟不敢再用平常態度對經理看。

編輯先生又悔不該如此說。但又深深自幸忍無可忍已說出口了在經理方面總有一種答復。

「我不明白君定要知道這事的用意。我看你對這事也太注意了，君，這是太好管閒事，你不要紅臉，我說得對不對？」

管閒事，經理的話說到少年的心裏的裏面。不過在經理說他以前，他想不出這是「管閒事」的毛病！臉是不得不紅了。話一時也不能再說了。他不知要笑着解釋是「並非管閒事」還是紅着臉說「閒事

不得不管」好。

少年編輯先生的忸怩情形，已爲經理看得透澈到底。

「君，你一天不明白這事情你就一天不爽快。年青人多半是這樣。不是麼？我始終不同你說你或者還會鬧出病來，這就是我的罪了。我有甚麼可以隱瞞的？我不是不想同你說，你是太過分的關心這事了。攏統告你吧，我在年青時也因了管閒事如今才來辦這一個小小畫報，不然我們不會一同辦事了。」

少年見經理說話時十分嘆慨，就非常同情，且以爲這管閒事決不會使經理生活壞下去，可相信似的，說，「是管閒事嗎？那少翁可以說說。」

於是兩人坐在一張沙發上，少甫講：

……

失望了。

命運是什麼？是料到這樣偏那樣。

經理所談的是經理的事，相片却無關。經理因這相片想起另一相片，因這一將軍女兒，想起那一將軍的女兒。其所以感慨百端，只爲這女人有幾分同那女人相像。這相像的事，不是很多麼？不然少年見到編輯室中的鐘，也不會想起朋友秋生了。

「那嗎，少翁並不認識這女人了？」



「甚麼時候我說認識她？」

「那爲甚麼……」

「你是說，爲甚麼我不要這相登載到畫報上？君，我並不這樣想過。不過我想拿去看一看。君利後又把第二張送來，我倒莫名其妙了。第二張是一個日本女明星，可以瞧，——」

經理把那第二次寄來的相片取出給少年看。少年不很信任那樣把那相片反復瞧看，又去同那放在一旁的封面印證，都可斷定經理所說無虛語。編輯先生不知怎樣說爲好。

「那……少翁這寄件人是誰？」

「是我們社中一個老朋友，現住……，不知道麼？」

「我以爲……」

……

回到編輯室的少年，像忽然心上掉下了一件東西，竟時覺得無聊起來。倘若說先時生活是充實異常，則這時已在精神生活方面成了蕩然無存的破落戶了。

一個畫報的編輯先生，若果是不幸具有那種管閒事脾氣，愛在一件平常事上幻着許多好景致，那他有的是機會。

又是另外的一天，少年碰到那位秋生君，談到經理的故事，少年

編輯先生以爲這真不值得許多人注意。然而到少年發現真不值得注意時，每天在銀光畫報編輯室那秋生式的圓形的鐘，倒有時時刻刻注意必要了。

十一月二十日

好管閒事的人

## 或人的太太

(署名甲辰)

天氣很冷。北京的深秋正類乎南方臘月。然而除了家中安置有暖汽管的闊人外，一般人家房子中是縱冷也還不能燒爐子。煤貴還只是一個不重要理由。不燒爐子的原故，是倘若這時便有火烤，到冬天，漠北的風雪來時，就不好辦了。

因爲天氣冷，不拘是公園中目下景致如何美，人也少。到公園的不一定是爲了到公園來看花木，全是爲看人，如今又還不到溜冰期節，可以供一般多暇的爲看人而來的公子少爺欣賞的女人很少，女人

少，公園生意壞下來，自然而然的了。公園中人少，在另一種地方人就漸漸多起來了——這地方是人人知道的「市場」與「電影院。」

這個時候是下午三點時候，大街上，一些用電催着輪子轉動的，用汽催着輪子轉動的，用人的力量催着輪子轉動的，用馬的力量催着輪子轉動的，車上載着的男男女女，有一半是因為無所事事很無聊的消磨這個下午而坐車的。坐在車上實際上也就是消磨時間的一種法子。然而到一個地方，一些人，必定會為一些非意思的約定下來的事情下了車子。當從西四牌樓到東四牌樓的電車停頓在中央公園前面，穿黑衣的大個兒賣票人喝着「公園」時，有兩個人下了車子，這情形如出於無可奈何。然剛下車子的他們，走不到五步，賣票人噓的一聲

哨子，黃木匣子似的電車又沿着地面軌鋼慢慢走去運載另一些人到另一地方去了。

下車的是一對年青夫婦，並排的走進了公園大門，女的趕到賣票處買票。

同是賣票人，在電車上的，就急急忙忙跳上跳下像連搔癢也找不出空閒時間，公園中的賣票人，卻伏在櫃上打盹：倘若說，那一個生活是猴子生活，則這個人真可說是貓兒生活了。貓兒的悠閒是也正如此除了打盹以外無事可作的。

女人像是不忍驚醒這賣票人模樣，雖把錢包中角子票取出，倒遲遲的不遽喊他。

「怎麼？」男的說。

「睡着了。」

於是兩個人就對到這打盹的隱士模樣的事務員笑。

一個收票的巡警，先是正寂寞着從大衣的袋子裏掏出一面小小鏡子如同時下女人模樣倚在廊柱間對鏡自得，見到有人來，又見到來人雖把錢取出卻不賣票，知道是賣票人還未醒，就忙把鏡子塞到衣袋裏去，走到賣票門處來；

「嗨，怎麼啦！」

給這麼一喝，睡着正作着那吃湯圓的好夢的賣票人，忽然把湯圓碗掉在地上，氣醒了。巡警見了所作事情已畢，就對這一對年青人表



示一個北方僕人對上司極有禮貌的微笑，走過收票處去了。

「一椀——兩椀？」他還不忘到湯圓是應論椀數，把人門票也應用到「椀」的上面。這人算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是兩張。」女人對於「椀」字卻聽不真，說是要兩張。

「二六一十二，三十二枚。」一面用手按到那黃色票券一面說着在頭腦中已成習的錢數的賣票人，用着令人見了以爲是有過三天不睡覺的神氣，望買票的一男一女，在賣票人心上，是在這樣時節來到這地方的，總不是一對正式夫婦，就用一個慣用的姿勢，在臉上漾着「我全知道」意思的微笑，這微笑，且在巡警臉上也有着，當女人在取票以及送票給那長臉巡警時，就全見到了。女人也就作另一種意義

的笑。

把票交了後，一進去是三條路，脚步爲了在三者之間不知選那一路最合意於他，本來走在先一點的她就慢下來了。兩人並排走，女的問；

「芝，歡喜打那一條路？」

「隨便你。」

「隨你便。」她似乎爲這話生了點小氣，卻就照樣又說轉去。

「那就走左邊。」

「好。」

他們走左邊，從一個寂寞無人的卍字廊上走到平時養金魚地方，

見到幾個工人模樣漢子正在那里用鐵絲兜子撈缸裏的魚，魚從這缸到那另一可以收藏到溫室的小缸裏去，免得冬天凍壞，就停下來看。

「魚全萎悴了，一到秋來就是這樣子，真難看。」女的說，說了又去看男的，卻見男的正在用手影去嚇那魚。但又似乎聽到女人所說的話，就說「那我們走罷。」

於是他們倆走到有紫牡丹花處的水榭。牡丹花開時的水榭附近，人是不知數。這時除了他們倆，便是一些用稻草裹着的枯枝。人事變幻在這一對人心中生了淒涼，他們坐在這花壇邊一處長檯上，互相覺得在他們的生活上，也是已經把那春天在一種紅綠熱鬧中糟塌乾淨，剩下的，到了目下一般的秋天了。雖然兩人同時感到此種情形時，兩

人都不期而然把身靠攏了一點，然而這無法。身上接近心更分開了。分開了，離遠了，所有的愛已全部用盡，若把生活比着條絲瓜，則這時他們所剩下來維繫這瓜的形式的只是一些絡了。這感覺在女人心中則較之男人更清楚。也因為更清楚這情形，一面戀着另一個人，一面又因為這眼前的人苦惱的樣子，引出良心的惶恐，情慾與理智攪在一處，不知道所應走的究竟是那一種道路。她能從他近日的行為中看出他對自己的事多少有些瞭然的意思。他的忽然的常常在外面朋友處過夜，這事在她眼中便證出他所有的苦惱全是她所給。他在一種沉默的憂鬱中常常發自己的氣。她就明白全是作太太的不好所致。然而她將怎麼樣？她將從一種肉體生活上去找那賠禮的機會？她將在他面前去

認罪？在肉體方面，作太太的是正因為有着那罪惡憧憬的知覺在他心上，每一次的接近作太太的越覺熱愛的情形也只能使他越敢於斷定是她已悖了他在第二個男子身上作了那同樣的事，因為抱慚才來在丈夫面前敷衍的心也更顯。流着眼淚去承認這過錯吧，則縱能因此可以把兩人的感情恢復過來，但是那一邊卻全完了。若在這一邊是認了過錯，在那一邊又復每一個禮拜悖了丈夫去同那面的人作那私祕的聚會，則這禮是空賠，更壞了。

男子這面呢？想到的卻是非常傷心的一切。然而生就不忍太太過於難過的脾氣，使他關於這類話竟一句不提。隱隱約約從一些親友中，他知道了自己所號的地位，為這痛苦是痛苦過兩個多月了。可是

除了不得已從臉貌上給了太太以一點苦惱以外，索性對并不必客氣的太太十分客氣起來了。在這客氣中，他使她更痛苦的情形，也便如她因這心中隱情對他客氣使他難過一樣。

她知道他是在爲自己受着大的苦惱，他也知道她是爲一種良心苦惱着：兩人在這一種情形下更客氣起來，但在一種客氣下兩人全是明白是在那里容讓敷衍，也越多痛苦。

是這樣，就分了手罷，又不能。凡事是可以「分手」了之的事，則縱不分手，所有的苦惱，也就是有限得很了。何況這又不是便能分手的事。分手的事在各人心中全不會想到，他們結了婚已有了六年七年。且這結合的當初，雖說是也正如那類足以藉詞於離婚的一老式家

庭包辦」法子，但以同樣的年齡，同樣的美麗身體，互相粘戀的合住了七年，在七年中全是在一種健康生活中過了，全沒有可以說分手的原因！倘若說這各人容在心中的一點事爲分手最好的原由，然而她能信得過另外的一個他愛她會比這舊伴爲好？且作老爺的，雖然知道她是如所聞的把另外一人當了情人，極熱的在戀，然而他仍然就相信太太愛那情人未必能如愛自己的深。明知她愛別人未必如愛自己的深，卻又免不了難堪，這就正是人生難解處，也就是佛說人這東西的蠢處。

一個人，自己每每不知道自己性格因爲一種煩惱變化到怎樣，然而他能在自己發昏中看出別人的一切來。一個在愁苦中人非常能同

情別的愁苦的人，這事實要一個曾經苦過愁過的人就能舉出證據來了。他便是這樣。他見到她為種種事煩惱着，雖也能明白這煩惱一半是為自己作老爺的嫉妬樣子以及另一個男子所給牠的，但他因他另一半為一種良心引出的煩惱，就使他非常可憐她。

為怕對方的難堪，給一種幽渺的情緒所支配，全都不敢提到這事。全不提，則互相在心中憐着對方，又像這是兩人的心本極接近了。

今天太太在一個沒有可以到另一個人處去的日子，寂寞在家裏，老爺從一些言語上知道別的地方決沒有人在等候她去，又覺得她是有了病，才把太太勸到公園來。到了公園，兩人都願意找一點話來



談，又覺得除了要說便應說那在心上保留到快要漲破血管的話以外再無其他的話。

柳樹葉子在前一個禮拜還黃黃的掛在細枝條上，幾天的風已全刮盡了。水榭前的池子水清得成了黑色，怕一交冬就要結冰了。他們在那里當路檯上坐着，經過二十分鐘卻還無一個行人從這兒過身。

作太太的心想着，假使是認錯，在這時候一倒到他身上去，輕輕的哭訴過去的不對地方，馬上會把一天雲霧散盡。然而她同時想在她身邊信人若是那另外的他，她將有說有笑的，所有對老爺的憂愁也全可以放到腦背後去了。

聽到一隻喜鵲從頭叫飛過去，她抬起頭着。抬起頭才察覺他是像

在想什麼事情，連剛才喜鵲的聲音也不會聽到。

「芝，病了嗎？」

「不。」

「冷嗎？」

「也不。」

「那是爲甚麼事不愉快？」

「爲甚麼事——我覺得我到近來常常是這樣，真非常對不起你。」  
接着是勉強的作苦笑，且又笑笑的說，「原是恐怕你坐在家中生病，故同你到這兒來玩。」

笑是勉強又勉強，看得出，話也是無頭無尾，忽而停止下來的。

「我看我們——」她再也不能說下去，想說的話全給一種不可當的悲痛壓下，變成了一種嗚咽，隨即伏在他的肩上了。

「不要這樣吧。我受不住了。人來了。這是爲熟人看着要笑的。回去再哭吧！唉，我是也要……一把淚嚙在眼中的他，一面幽幽的說，一面把太太的頭扶起，紅着眼的太太就把滿是眼淚的眼睛望定了他，大的淚是一直向下流，像瀉着的泉。

他不能這樣看她的哭，也不願把同樣的情形給她看，就掉過頭去，嘆着氣。

「你總能夠相信我，我還不至如你以爲我能作的事！」  
聽太太的話，也仍然不掉回頭來。只答應說「是。我信你。」又

繼續說，「我難道是願意你因了我的阻止失去別的愉快嗎？我只願意你知道我性情。我不想用甚麼計策來妨害過你自由。你作你歡喜作的事，我不但並不反對，還存心在你背後來設法幫你的忙。不過我並不是什麼頂偉大的人，我的好處也許是我的病。一個平凡的人所能感到嫉妬，我也會感到，你若有時能爲我設想，你就想想我這難堪的地位吧。……」

他哭了，然而他還有話說。他旋即便解釋他在這兩月來的苦楚，是怎樣沉悶的度着每一日，又是怎樣自惱着不能全然容忍致影響到她。總之他爲了使她安心，使她知道他是還在怎樣的愛她，又怎樣的要她愛，找了兩個多月還不能得的機會，這時是已經得到了。他的每

一個字都如帶得有一種毒使她要忍不來只想大聲哭。

「我知道是我的錯。」在男的把話說到結末時，女人說，「如今我全承認了。」

「我並不是說你錯。你做的事正是一個總明女子做的事。聽人說是你同他來往，我就知道結果你非愛他不可。他有可愛的地方，這不是我說醋話。一個女子同他除非是陌生，只要一熟就免不了要感覺到這人吸引的力量大。我也知道你並不是完全忘了我。不過我說過了，我不偉大，我是平常人，要我不感到痛苦，要我在知道你每一次收拾得很好時便是去赴那約定下來的聚會，仍然不傷心，卻怎麼辦得到？」

仍然作苦笑的他，其實心中已經爽然泰然了，他說，「你說你的吧，我們這樣一談，一切便算一個夢，全醒了。」但他眼請卻仍然紅着。他聽她的話。她用一個已轉成了喜悅調子的話爲他說。

「我明白全事是我不對。認一千次錯也不能贖回這過去行爲。我看到你爲我受苦，然而我又復爲你苦着的樣而受更大的苦我身在這類乎生病的情形下我想到死的。我一死是萬事干休了。我不明白我有甚麼權利和希望可以仍然活在這世界上，我不敢恨別一人，只恨我自己。我恨我是女人，又偏心不能夠見了可愛的男子時竟不去愛他。我又並不是愛了他就不愛你，就在他頂熱頂樂的擁抱中，親嘴中，我那一回會忘了你呢。他吻我，我就在心上自己划算。唉，多可憐的芝

呀！倘若是知道了這事，不是令他傷心麼？他要我到牀上去，我就想到離開那個地方，但是我不能不爲那諂媚的言語同那牙色的精緻身體誘惑！我如他所求的作了使他的滿意的事以後，我就哭，我念記了一個人。在辦公桌上低頭辦公的你，我哭了。我就悔。我適間用了五分的愛便在後來用一倍的恨。但這又沒有用處。我不能在三天以後再來抵抗第二個誘惑。他是正像五年前的你一樣全個身心放在我這邊。他也並不是就對你連不置意。正因了我們作的事是不大合情理的事，他是怕見你到十二分。你們的友誼是因了這件事完全毀了。他可憐你着，然而這消極的可憐不能使他放了我，因爲不單他愛我，我也是愛他。我知道這樣下去不是事，就勸他結婚，沒效用。你要我怎麼辦？他要

我一個禮拜去他那里一次，我是照辦了。他要我少同你爲一些小事爭執，我是不在他說也就如此辦了。他還要我愛他不必比愛你深切，這里我不能作僞。我愛他，用我的真心去愛他，我在此時是不用再諱的。但一個情人的愛決不會影響到丈夫身上。愛不是一件東西，因爲給了另一個人便得把這東西從第一個人手上取得。同時愛這個也愛那個，這事是說不完只有天知道。我在你面前爲你抱着時我當真有多回是想到他，不過在他的親嘴下我也想到你。我先一個時節還是只覺得正因了有他我對你成了故事的新婚熱情也恢復了。我感覺到有一個好丈夫以外還應有一個如意情人，故我就讓他戀着我了。……」

……



一切都說了。一切的事在一種頂瞭解的情緒下他聽完了太太我訴說。他覺得他先所知道的還不及事實一半，她呢，也自己料不到會如此一五一十的敢在他面前說完。兩人在這樣情形下都又來爲自己的忍耐與大膽驚詫。他們隨卽是在這無人行走的冷道上成排走着，轉到假山上去了。

「芝，你恕了我吧。」

「你並不作了別的不應作的事，我怎麼說恕你？」

「這事算一個頂壞的夢，我知道他不久就走，以後我想我們兩人便不會爲別的——」

「他放你？我恐怕他不恕你。」

女的聽到這話就昵着男的肩說這不是那麼說。她又問他：

「那你恨不恨他？」

「你要我恨他，我就照你的方法恨他。」

太太羞羞的說她要他愛他。是的，一個太太愛上另一個男人，也有要丈夫還跟到去愛這男人的理由，這理由基於推己及人。然而他卻答應照辦了。

他們回家去吃飯時，像結婚第一年一個樣子。但是她卻偷偷悄悄的把一天情形寫信給那個另外的他知道，還說以後再不必羞於見她的夫了。

## 煥乎先生

（署名王政原  
題爲新夢）

煥乎先生是坐着，在窗前。

像老童生的脾氣，一坐下來就是三點四點鐘。不看書，不作文，單只坐在這地方也辦得到。這脾氣可就是近來才養成的，當然假使不拘何處寄來一點錢，這脾氣爲上會又失去，桌子邊成了不可耐的地方了。

雖說是坐到桌邊，且神氣還坦然泰然。但把一堵白粉牆作背景，前身點綴一個骯髒不堪的墨水瓶，兩枝曾代替過火箸職務把頭子燃去

的桃木杆鋼筆，三個因積垢而成不透明的玻璃茶杯，一個火酒瓶，一個醬油瓶，一個黑色鋼質熱水瓶，以及一些散亂無章的稿紙，或者稿紙上除了三兩行字以外又畫得有一隻極可哭的牛，與一個人頭一類，得不拘一個人爲在這樣情形下攝一個影，這便是一幅可以名之爲憂鬱的創作了。若是畫爲一幅畫，畫由他自己指定，則這個畫將成一幅苦悶象徵的名作；他是苦惱着。就在桌前用着儼然十分興發的神氣在寫什麼，不久又低頭用拳打自己腿，用手爪抓自己的髮，這便是內心在自煎自熬時候，人是頂難受的。

他又常常笑着自己從心中幻出的好的事情，爲這所能想到的生活片斷而笑，然而這個却多數只能給他哭的機會，少數能使他笑；而且

這笑是苦的。

天知道，這個人把他那無着落的心，寄托到些甚麼事情上面，就有勇氣活下來！

能夠鎮天坐，把心當成一座橋，讓憂鬱每天慢慢的爬着過去，這耐力，正不下於一個司法廳裏的謄錄生。不，他是作過謄錄生的！四年五年的訓練，終日坐在一張舊白揚木條桌前，用「奪金標」筆在公文紙上寫着那「等因奉此」「仰祈鑒核」一類枯燥無味的文字，無事也很不容易離開棹子，他就慢慢的養成幻想的本領了。有了幻想的榮

養，這個在小時一天玩到晚還不夠要在夢中玩的他，把身體上活動的不羈習慣漸漸除去，成爲一個平常我們所引爲挖損某一類沈默人的「精神生活者」了。

這精神生活者在自己方面常常容易覺到偉大墮入驕傲現世的，這驕傲在他却全找不出。精神生活者常常表示着超物質超實際的希望與信仰，這個退職騰錢生，則非常需要比虛空來的落實一點的東西在他生活上出現。

他是在北京城所謂許多年青窮人中把作小說來抵抗生活的年青人之一，這個生活方法，那以前四年五年在中國南部一個小縣分上的可憐事業，倒幫助了他的許多好處：一面供給了他人生的經驗，一些希

奇古怪的材料；那另一面又助成了他長默在一張桌子面前人不吃虧的本領。事業固然靠得是自己信心，與命運——，我們是明白國內的文學界情形，一個作者的命運，全在一個雜誌報館編者手中，就是自己並不缺少信心，也常常因了初初出世被編輯先生壓迫終於從失望中夭折了自己的希望的。——信心在他既並不缺少，在他分內所有的命運又並不算壞，到如今，在生活他似乎不會再遇到搖動得太利害的事情發生了。

把文章，就如當年鈔公文一樣，鈔下他自己的經驗，以及在經驗中所能產生的幻夢，且在一些頭尾腰上莫忘記精巧的措置，一面先就在這文章的創作上得到一點悲痛或歡樂，文章是這樣的終於脫稿了。

文章一脫稿，就寄到所熟的有過交易的報館或雜誌編輯處去，儘這編輯人所能給予的慷慨，在一月或半月之中把一紙稿費通知或一張支票之類寄來，錢一得，就又房租呀，伙食賬呀，洗澡呀，吃一點什麼糖呀，玩呀喝呀的用，錢稍多則買一點本不必要的東西，如像很高價的玩具與只合給女人用的貴重香水之類，回頭又隨便的棄去或給一個人。若說錢的來源是來的比起其他作工的人未免太容易了點，那麼這個花錢方法也已經比其他富人還容易了。

在他最初一次預算中，每一個月能有三十塊錢，（當然這已近於奢望，）則生活雖不說充裕，至少「安定」是可以得到了。一個初初從內地小地方來到大都會的窮小子，生活的保障只是三年當兵四年作



膽錄生——以及一點內地小學教育的幼稚知識，——倘若這也算資格的話。拿這樣資格，來到全是陌生充滿了習慣勢利學問權力的北京城，想每月得到三十塊錢，這希望，就真算一種勇敢的希望！初初是，一半也不到。把所有能耐盡量放出，若不是說有命運不讓他死的話，就總值不上一月拿十五塊錢，學士或碩士，腦中充滿了哲學幾何學以及莎氏比亞但丁孟祿羅素的精粹言語，仍然倒在公寓中挨餓的，並不是少數。一個時代在紛亂中實在每一個人都似乎為一種不可知的命運支配着，不信這個那是不成的。這不是說在這時代中生活的人，就應當放下自己工作去讓命運擺布，（當真如此辦的青年自然正不少，）一種政治的紛亂，一切事業全離了牠固有軌道，一切行為都像

用不着責任，時代原是這樣的時代！

也可以說他是叨這時代的光，雖然明明白白是供着那市僧賺錢與吃文化運動的飯的領袖們利用，努着生命的力給這那種人當着物質的奴隸，然而他是這樣的在四年中間，居然把生活提高到出他初心意料以外的。

四年前所希望的實際到四年後成了一個幾乎可以說是渺小到可笑的數目。在一種市僧賺錢方便的機會上，別人把他價值提高到一般所謂名家大家的地位上去，這樣的串掇當然是他所得的無論如何還不及各處文化運動的老板十分之一，然而每月將近五倍三十塊的收入，在他是已經應當說很合式了。看看那些頭腦中充滿了哲學幾何學文字學

教育學等等的大學教授，每天翻參攷書編講義，忙得廢寢忘餐，不善於同新校中當局要好的且時時刻刻恐怕飯碗打掉，（到部裏去做小官的，則得費了比辦公五倍以上的精力去迎合上司，今天為這個拜壽，明天為那個送喪，而所得仍然不過如斯），在生活上的他，到如今，真不應說是苦了。

然而苦着。實際生活與內心的不調和，長期的衝突着，這就苦了他。且一種生活上應有的秩序全糟場到單調中，他就初初不能因為收入較多把生活改變成爲不單調！

我們常常見到那類人，每月到一個小公司中去拿七十元或八十元，回家來，把這錢應付到各方面去，且家中還並不缺少生兒育女的事情，一面把家中太太收拾得成命婦模樣，而自己也官派十足，這是所謂能幹人，社會上很多。

我們又常常聽到過利的一家五口七口人，全依賴到一個以拉車爲生的漢子，而全家人口似乎也並不怎樣比別人臉上顯露飢瘦顏色的。說到他，却令人不相信似的仍然常常顯著很窮很窮的相。在四年前所有的窘迫，在這個時節就仍然時時有，自己也莫名其妙。這樣說，似乎又是窘迫倒並不是爲錢了。

錢見那麼近乎輕鬆的來，得來總不忍儘牠在衣袋中久處，這樣就

只好分送到各消費方面去了。受窘迫既成了習慣，則錢一得來，要他爲明天生活想想，也成了辦不到的事。

當一個朋友走來，見到他那用兩隻手支撐着了頭顱到桌邊憂愁，就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朋友見這個是已四年，這是他在文章以外保留下來的東西。

「又空了麼？」這樣問，則答得是：

「是！不只空，心也全空了。」

把錢用到可以說是合他身分的點心鋪與電影場的包廂上去，用到買一面鏡子，（回頭這鏡子就有一打機會可以摔碎）或者竟買一些頂貴重的紙來的胡胡塗塗寫草字，當用錢時人似乎是得到一點報復的

快意。但錢一用完，自己就看出自己可憐起來了。錢一用完則感覺到金錢與女人兩者的壓迫，心是當真爲了一種連自己也說不明白的戀愛希望蝕空了。低頭到桌邊，就是把日間電影場的咖啡館的大路上的車上的各樣年青女人的印象聯在一起，或者一個一個在印象上跑過，自己就爲這惱着。似乎是這一羣女人中不拘誰一個都給他一點想望的心情，似乎一些小小的嫩白的臉，或者一支手，就都可以要這個人的多量的痛苦。

在這種痛苦的慷慨中，想來誰個女人也不會知道。人是那麼無意的一面，挨身過去或稍久的並坐在一處，因此就得耗費多量的苦惱，這責任，要說若要一個女人去擔負，則一個姿色稍佳的女人，爲了她

的美麗就永遠只在担負對他的責任中生活去了。這漢子，（可以說是無用的漢子，）「勇敢」二字不知在什麼時候就離開他身體而消失到不可找尋的地方去了，若能在戀愛中稍勇敢一點，則所給女人的就是不愉快，也許別人總能把他放在心上吧。他所能的只是在心頭的無望無助的粘戀着女人，就從不給女人以明白有人在愛她的機會。這種人，當然也只合在生活中永遠不求報酬的來揮霍他的熱情的固執的  
愛！

這理想主義者在先則以為是窮，故悲憤成了不可免的事。到見着別人比起自己更窮也憑了勇氣上前把女人爭服帶走時，才明白在自己性格上，原缺少了勇敢成分，對女人的悲憤倒不再有，只永遠在女性

的美的懷想上去難過了。

他見到好些戀愛的英雄，勇猛如火的去愛他全不瞭解只很方便的女人，不久又勇猛如風的把這愛移到另一個更方便的女人方面去，別人是這樣縱失敗於西方也可以征服東方，作着所謂英雄事業的，自己則倒類乎被別人侵略過時節還要退避，把自己弱點看得如此清白，又不能設法除掉，故一天一天下去就更見其安分了。

「我這樣的難過不是任何男人女人所知的」他在他的的一本小說集的序上曾這樣說過。正是，別人是不會知道的，除非是心情正是他一樣，而又在某一種內部的康健下轉成病態，是永不能感到這人的苦惱的。



就是那麼過着煩惱日子的每一天，他在他自己心身兩方面還是找不到隨同春天而來的新的生命。然而春天却是真來了。

天氣從冬的殭死中轉到春的蘇生，在他只有更多無可奈何機會的。

心中的不安分又只僅僅是心中的事。雖不缺少那慾望，却缺少了那推使慾望向前同實際證明的力氣，這究竟中甚麼用？

若把女人當成一個神，則在朋友中正有着新的教訓，是只要覺得自己崇拜，也就不必同她是不是別人所專有，去大胆的愛，未始不會

產生好結果的。若把女人當成豬狗，低男子一等，或簡直不能有所謂平等敬念，則手中並不是不能得四五十去買女人一次兩次。這地方，女人又是如何爛賤！

女人卽或具有佛的哀憐與耶蘇的慈愛，似乎也要懇求她的憐愛的那人在她面前去陳訴，才能蒙到所賜。他究竟曾經把誰當成神對這神訴過苦？在他觀察中，則凡是好的女人，都對他具有神的威力，他相信全能使他得救，不拘那一個的愛。但他在命運安排下，各以時間的長短，却全是痴痴的站立在這個神的面前，連臉上也敢安置一點要神對他注意的顏色。

凡是使他傾心的女人，別人在他面前提到這女人名字，心也緊，

臉且會發燒。

一個朋友無意中說到他所認識的女人，已同誰成了極親密的朋友時，則他就誠心希望這作情人的某男子對這女人永遠忠誠，希望他們的愛情的圓滿，堅固，且希望女人對男人極其滿意。在這私心的希望中，這無用的人，生活與經驗使他認識自己的如何無用，却常常露着可憐的謙卑情形，以為任何男子總比自己配作這女子情人。這自視無當于女人心的平凡認識，當然更無誰能瞭解了！

既承認女人的人格與自由，則用錢去作這可恥的交易就從不會有氣概去做過一次。一個人，在二十五歲年齡的左右，在身體方面的需要至少不次于心靈方面，他不否認的。然而把一個女人，陳列于面

前，一面從這儼若極隨便的勸駕下，發揮着習慣的諂笑，他能同樣閉了眼睛來與這女子？……他要一種放肆；一種娼妓的放肆，然而他却要這件好處在他所歡喜的女人行爲中。認作娼妓的女人是爲莫可奈何而如此大方，也正如自己是莫可奈何而守身如玉，要他把別人的弱點來補救自己弱點，常然是作不到的事了。

做夢似的在他作品上，一再寫着同一個土娼怎樣怎樣的好，夢而已。把命運所安排的事，來接受的無依無賴的青年女子，自然其中也總不會無一個天生就缺少那女性的心靈的美處的人，但他若有從這情形中去發掘他的愛情的金鑲能力。在一些更有把握的普通女人中也早去努力了。

「阿那托爾」這個人，在他印像上還不失爲一個勇士，可以明白自煎自熬，這一件事給這個理想的維特是怎樣相宜！

有一次，給一個朋友寫信，說是「只要有一次戀愛落到我頭上，我願意爲這個死，我相信我別的勇氣缺少，同維特作一樣的事倒並不以爲難的。」

朋友回得妙，那友人說：

「我也相這你能作維特，不過，戀愛是應當自己去尋，去找，去發現，決不是如你所說『落到頭上的』可能事！就是『落』的話，以我瞧，老弟名分下也常常落過不少的機會了，除非你承不認都是『落』！」

是，在這個無用人頭上落下的，倒並不缺少，很有過，可是到那時節只見其他更顯出無用，終于另一個人便槍上前把這機會伸手接去罷了。

春天來了，發着大誓願，要另外作一個人，這個人大致至少能如阿那托爾。

——「若不再勇敢一點，

願天罰我這一世永不爲女人乘青！」

然而當賭咒時，却把眼淚濕了兩頰，自己是很明白自己，真只合

永不爲女人乘青了。愛情上的勇敢近于氣質，勇敢的貧乏則與天才的貧乏一樣：在學問上努力有時用不着天才，在戀愛上則除了期望命運中的女人具特別勇敢外，在他的本身，祈禱是永遠也不敢大聲的了！

## 二

煥乎先生坐在窗前的時間，到近來似乎更長了。

再不作什麼，只默坐。

住住上海的弄堂房子，住得有經驗的人，全明白有許多事是不像住北京地方公寓那麼隔閡的。房子的構造特別，給了許多機會使左鄰右舍生出一種不可免的關係。在早上，把窗子打開，或者上晒台，適

如其會的情形，互相望得到，那是常有的；晚上則房中的燈更成了認識的媒介。卽或是人人都知道把窗簾一類東西來蓋掩自己房中的一切，不使給另一人知道，但那非故意的給別人的機會的事，仍有許多許多。何況是縱間隔一層薄簾，且卽或是一層厚氈，假若是，——譬如說，一個女人的笑聲，能不能用窗前的絨簾遮掩，就不再讓鄰居聽到呢？——假若是，女子又並不缺少，且假若是這女子爲年青的相貌也很好的女子，這影響，會不會使對樓或隔戶一個男子爲到這邊一舉一動心跳？



各把一堵牆，分開來各自生活，我們人類是原本不相通的。各人的哀樂，各人的得失，因為一堵牆，能使各人是各的生活。兩夫婦于谿勃以後，在心上各築起一堵高牆，則這夫婦雖成一塊不可分的錫，也不能心與心相通。當然沒有所謂關係的人，就更容易互相疏忽了。然而有一事，是能夠不受任何高牆厚牆擋攔的，這便是戀愛的心情。從不拘那一方出發，只要這是真，牆這東西是擋不住的。

雖然間隔着重洋，兩顆心，還是一樣熱，還是一樣儼然在一塊的糾纏着，是愛情。要解釋這事，誰能夠？但誰都正是這樣在他生活中總有這樣一段事，把生活糟場到這事上面。

凡是愛，一見傾心也有之。本來不覺得怎麼好，但命運，把這一

對青年人放在一塊，——又不很近，仍然說是近，久而久之則兩人間不拘誰一個就會油然的在心上生了一種戀愛的情緒，無意中爲他一個人影響到生活上一切。還有人，是太需要女人了，在自己的心中把女性的麻煩人處全棄去，擇取了女性的各樣的好處，當女人成一尊神，又因爲無從證明這具有神的本領的女人究竟是怎麼會事，就見了任何一個女人也覺得可以把心中所想像的女性清潔的靈魂寄托到這個陌生的女人身上去，愛會不很顧客的浪費。這三種事各以其因緣粘附了每一個年青人的命運。他却是最後的話上中了毒，是那麽，非常可憐的，無望無助懷想着一個女人的，機會有是第二種機會。無形中，在他窗戶對面住亭子間的一個女人，就把他的心抓着了。

女人的搬來還是很近的事，不到一禮拜，從住亭子間的生活上去看，則這女人當是生活也很苦的一個人，這種認識反而更給了他對這女人放不下的理由。他要一個女人，若說這女人是一個比自己還窮的人，則給他的勇氣同方便都比一個小姐之類所能給他的爲多，所以三天左右他的心，就不是他自己的心，只要在那一邊稍稍有點聲音，這心就跑過去了。

這女人，或者是一個美術學校的學生吧，這也只是大概估想而已。但總是學美術的，或者是繪畫，是音樂，從那模樣可以明白。

先是不知道對窗那屋子搬來了這樣一個年青女子的。大約在搬來了第二天，一個清早上，他到晒台上去晒他的一條手巾，無意中見到了對面窗戶裏一個剪了髮的女人的臉。這臉隨即消失了，但一個淨白的圓臉同一對眼睛，却在他面前晃着。

……不拘是怎樣身分的人，有一個很好的頭，以及似乎並不壞的身體，人又是那麼年青，則可愛也一定了。想到這樣的他，就不能不在晒台上獸着，在心中希冀那第二次的一面了。第二次，則所見到的是一隻小小的白手，這手是爲了想拉下那窗簾而伸到窗邊的。似乎明白了另外有人注意到這窗中一切，那手是遲遲疑疑的伸到窗邊，到後又忽然決心把窗簾一拉的。

在窗簾拉下以後，立在晒台上的他，感到一種羞慚，一種悵惘，最後是一種悲哀佔據了心頭，走回自己房中了。

「這是一件罪孽！」想看，便把兩隻手撐托自己那顆頭，攔到窗前桌子上。又不能抵抗這一種罪孽的誘惑，他把臉，隨卽就從自己窗口望到別的窗口去了。窗並不是正對着，所以縱能望到對面窗戶，而那窗又無簾幙，他所能見到的也恐怕只是那一邊的窗裏一條狹狹地方吧。

然而他就儼然透視過去，他看到那床，那椅子，那寫字梳妝用的條桌，且看到這女人正坐在那床邊，而所想的是適間拉窗簾的。

他又苦惱了。假使女人真如他所幻想的情形，那女人當不會忘記

望到他的臉是怎樣寒愴的一個黃色尖臉，是這樣，自己的討厭樣子將把女人的輕蔑增加起來，他以後只有絕望了。

又想到，或者是正在讀自己的文章吧，因為他在晒台時還見到這房裏一個椅子上有一分依稀像現代評論的雜誌，若果這雜誌是這幾期現代評論，則女人當不會不見到了

……是呵，一個女人看雜誌，決不會放過了小說來注意前面的政局評論！

……那麼，知不知道這作押寨夫人一小說的便是站在晒台上發痴望着的尖臉漢子？

……若知道又怎麼辦？

知道不知道，與看小說不看，總之他很難過。在文章上他以爲或不致使一個女人感到他的寒愴處，但在他他自己的臉貌上的自信，等于零。他又從一些過去經驗上找那因相貌不揚爲人瞧不上眼的證據，這戀愛，他就似乎已經看得明明白白，是在女人第一面的印象上破壞了。

悲哀着，如同爲這還未曾戀的失戀預兆悲哀着。這樣也是在另一時有過的事，不是第一次！

若不知道住在對窗隔一丈遠近的房子裏是一個年青女人，則他坐在桌邊的意義當另是一種意義。那時縱有一些戀愛的情緒，燃燒着心子，當是那離得很遠很遠的渺茫的薄薄無望的悲哀情緒。在自己幻想

的戀愛上來失戀，還可用目下工作來抵抗這不落實的遐想。如今則明明在一個女人身旁，而又似乎明明遭女人拒絕，他把這失敗原由全放在自己不大方的相貌上，一個樣子不敢自信的人，在未經女人選中以前，就先餒了這希望，無法啊！

他願意在假設中把自己的長處補足了不標致的短處，這長處總以為並不缺少。且將另外一個生得極醜的麻臉男子得好女子乘青的榜樣保留，以為自己假使辦得到，則自然是可以照例成功的事。然而那朋友，所補救的是一個劍橋的碩士頭銜，與將近二十萬元的遺產。他有什麼呢？這時代，已進化到了新的時代，所有舊時代的千金小姐憐才慕色投奔的事已不合于新女子型，若自認為在標致上已失敗落伍，還



不死要愛新時代女子的心，則除了金錢就要名譽。他的名譽是甚麼？一個書舖可以利用他賺錢，一個女子則未見得有這樣一個情人引爲是幸福。一個雜誌編輯者，在同他要稿子的信上，可以客客氣氣稱他爲先生，朋友，一個書舖在他賣書廣告上，可以稱他爲天才，名家，——然而這不能算做抵得過一個情人或一個丈夫的資格。反之凡是作這一門事業的年青人，在實際上許多人可以享受的實惠，這類人却因了工作上把性格變成孤癖無用，應付思想中的問題儼若有餘，應付眼前一件小事却徬徨無措，戀愛則更容易居於失敗地位了。並且除了那少數中少數的女子，真需要愛情，其餘多數的女人，她們就都如何聰明，懂得到用各樣方法去偵察向她要好的男子的門戶與事業。還有另外一

種女人，就都如何蠢笨，只曉得讓一個機會內的男子隨意用熱情攻襲；結果則在征服下歸了那她怕他還比愛他成分還多的男子：他，讓人挑選既已決不會及格，征服人又缺那無恥無畏的勇氣，憑甚麼敢在對女人事上樂觀？

「然而我有長處，這長處也將有女人需要這個，」他想着，又稍稍自慰了。「女人不是一個樣，也像鴨子不是一個樣那麼：不住溪不見過水的鴨子，也許不歡喜泗水，倒歡喜上樹。這那里能斷定這個女人不是一個特別性格的女人？」

他唯一的又很可憐的，是希望女人中也有特別的，而這特別的意義，又似乎是不讓他去愛她也將來糾他纏他，撒賴定要同他要好。也

許是有！也許他這時所選的就是這樣一個女人！

命運安排中使這個無聊漢子要更多一點苦，這女人恰恰從後門挾了書去上學。聽到門開時，他把臉貼到窗上去，就見到這女人打下面弄堂過身。從窗中所見的女人，却不是全體。

一件青色毛呢旗袍把身子裹得很緊，是一個圓圓的肩膀，一個蓬鬆鬆的頭，一張白臉，一對小小的瘦長的腳幹，兩隻黑色空花皮鞋。是一種具有羚羊的氣質，胆小馴善快樂的女人。是一個够得上給一個詩人做一些好詩來讚頌的女人。是一個能給他在另一時生許多煩

惱的那種女人。

他現在這個印象上找一點毛病出來，譬如說，年紀大，臉上有雀斑，或者胸部不成形，或者臀部發育過火，……：：：：：想在這毛病上提出一點自尊心，却不能找出。從走路上他想真出這女人是個阿姨之類的

女人來，好莫在心中太難過，可是這女人的俏處美處，却有一半是在走路的脚步上。那麼輕盈與活潑，那麼勻稱，都只給他更相反的一些希望。

這樣一個好女人，住的地方去自己住處又只是那麼一丈二尺遠近，真是一具使靈魂也不式安寧的鬧鐘啊！

先是自傷着，這時却又睜大了眼睛，作起許多荒唐的夢來了。

他想到同這女人認識以後的一類事：他想到他將使這個女人如何搬家搬到一個好一點的房子裏去。他想到幫助這個女人，使她在念書中不受生活上壓迫。他想到這個女人將來可以同他在一起過生活，而這生活又是很充裕，一切滿足的。他又想到他將來會爲這女人——那當然算是他的妻——寫一本長長的小說，大致超過一切目下的長篇小說，從這小說上她成了一個不能老去的美麗漂亮人物，以後社會上許多人把他們生活拿來作談話資料，他却便把這小說得來的一千塊錢稿費爲女人買頂精致的畫具，以及一個值四百塊錢的提琴，女人自然就常常用這個提琴爲他拉有名的外國曲子，讓他坐在大寫字檯邊一旁寫小說一旁聽。……

他且想到他那個時節兩人來說當初相識的事。「是的，我要問她第一次見我是怎樣一種心情！要她說她怎麼就愛上了我！那自然只抿了口笑。然而一定要說。然而一定不說，只是笑。那笑的神氣，就值得在頰的左邊右邊親一百次！」

他想到妻的笑着的神氣，却在瘦瘦的頰上漾着枯澀的笑容。可憐的樣子，在他心中不但愛情溫暖着的家庭已完成，他把小孩子也在最短一瞥中培養到五歲了。

……新學得吸烟，就把一枝大炮台用小牙烟嘴吸着，小東西來了。去，爸爸要做事，爲去學阿麗絲遊我們苗鄉裏時的故事啊！不肯去，則罰坐在棹邊，爲爸爸數稿子頁數。……

……還應當有一個女兒，小洋囡囡那麼愛嬌，爲小東西找一個妹妹！是的，哥哥五歲則妹妹三歲，是這麼才合式！

怎麼樣就同這女人好下來，他忘了。

### 三

他自己傷起心來了。無緣無故的，只傷心。心中酸着，辣着。他要哭。要揉打自己，要嘲弄自己以後又來可憐自己。在一種已漸成了規則的浪蕩生活上，忽然加上一件把心神攪得無主的事情，這事情過

細研究起來且正若是自討自找，他爲了儼若慳吝這荒唐夢境所耗的精力，就在要求與犧牲上生出賠本的難過起來了。

是賠本的事。

就是那麼單想，單戀，來在腦中結成若干崇樓傑閣，若干喜劇與悲劇，若干眼淚與纏綿，以及一切有室家人有愛情人的痛苦與歡樂，把實際權且拋開，但眼睛一睜，當面站的就是一個圓臍形的墨水瓶，墨水瓶，是這夢與墨水瓶，只是兩個敵人。在勢便難于兩立。做着夢下去，墨水瓶上便只合積上一層灰，墨水也只合慢慢起了沈澱，下月的用費便成問題了。使墨水瓶能盡其天職，終日把那枝形同彊蛇的櫻桃枝筆杆周旋于墨水瓶與白稿紙之間，則這夢已破碎到成了小片小



粒，——是這樣，一面寫着一點什麼小說，一面讓隣家一些儼若含有惡意的軟語輕歌搖撼着這不安定的靈魂，這又將成什麼生活！

在損失上去計畫，是這個人所不惜時時划算的。

在光明美滿的夢中他發見了一種自己終不能忘了自己是在做夢的苦楚，這個使他自餒下來，想找另一條路走。走另一條路，便是他應當學一個騎士，（戀愛中原是有騎士風味一類人者，）學騎士，便是說他應鹵莽一點，臉厚一點，怎麼設法先試同與這女人接近。

也許是這樣作去，這夢的基礎就居然穩固了。也許這樣作去是給他勇于自保的一種好方法，前進既有了阻碍，則急流勇退不失其為明哲。

然而煥乎先生能成其爲騎士或明哲不？全不的。

他想如此還不如死了吧。也不會真如此輕易死的。然而想。

「想到死」，凡是一爲了類乎這種麻煩便要想到死，是成爲生活上必需的一種思想了。從死上，于是到怎樣難受的創處。把手指按到腰或頭的某一部分，被按這一部分便灼着燒着。于是便儼然一具屍骸的陳列。于是第二天便有若干混賬東西，裝作朋友來爲開追悼會，或在報紙上做成若干追悼專號的文字，結果則好了一些曾花了些錢買有他小說集的市儈，……就爲了不能儘讓這些人賺錢，便應好好活到

世上了。好好活到世上啊，那爲女人也就暫時莫過分從好奇中來悲哀吧。不過到另一陣兒，仍然就應得要從這可笑的思想上救出自己！

不死，那怎麼來活，還「好好的」？結果是想還是想，悲哀也還是悲哀，到悲哀抵當不來，又想死，仍然也讓牠想。所以放心的是決不會因僅僅想到就能去做，想到不一定能做。

「在笑」！這是與先一段思想距離一點鐘以後的事。

就聽到一種笑聲。輕情的，嬌的，甜的，以及近于在謔戲中被誰擰着扭着掙扎不來的縱聲的笑。這笑聲，影響及獸坐在桌子前的煥乎先生，比吃酒還容易醉。——不，這是說比嗅着酒還無可奈何。當一個酒徒把一種好酒置在鼻下聞着時，感覺到要喝要咽的欲望，（至少

是要抿一口，）連抿一口也無從的嗅着，真是無可奈何！

這女人或者是從前面大門回的家，不然那走路聲音，從衚子口到門前，是那麽長長一段，他總不會不知道。也許又是另外一個女人，因為這笑聲的放縱竟似乎不應出于那女人。卽或是另外一個女人，這笑聲也很可愛。

「不拘是誰一個的笑聲，總之全是作孽」！他想着，「若我是一個女人，我就不亂笑，因為我明白在隨意一笑中，卽或不是當面，所能給另一個男子的痛苦也就很大！」

然而笑者還自笑，不到一會且輕輕唱起歌來了。

一個年青男子的趣味，在女人的不拘某一事上總比在許多事業上

還固執。煥乎先生就是那麼一個年青人。他把所應作的事全擱下不幹，一個下午全在一種聽隔壁戲中消磨了。

日子是這樣消磨，與在一個電車上消磨究也無多大分別。不在此獸就跳上電車，讓一個車匣子把自己從靜安寺搬到靶子公園，一蹙至少將近花一點鐘，來去既當加倍，則應在兩點鐘左右了。花兩點三點，到電車上坐着，去看一切人，與一切貨物房子，並嗅一切女人身上的香味，及一切男子的臭味，這已作過無數次，似乎也應換方法了。如今則所換的却近于意中所選擇下來的一件事，不過假使是下文還能如意中所選擇，那煥乎先生將成另外一個人的。

這另外一個人，將把幸福與苦悶揉成一個生活，這生活是因來到這上海而得的一種事業，事業的繼續把自己就變成另一個人，……只有天知道這樣一件事！

這生活，如果如所摹擬的繼續的下去，那真是一個荒唐不經的夢了。在不拘誰一個人，總能如所希冀去做吧。到煥乎先生，則將成爲一個笑話同一件喜劇。他要的是生活，隨到生活後面的一切責任初初還不會想到。譬如同一個女人玩一次的代價，至少是花貢獻殷勤十二天，用錢二十元，寫信八次，（也有本不必要的，但那是甚麼樣的命！）他並不缺少空閒，也有錢，可是這方法，真是一個「大舉」！

他會設甚麼方法使一個女人陪到他去上卡爾登看一次卓別麟的馬戲？

他會設甚麼法要人離得他近一點？他能想什麼方法把自己靠攏不拘誰一個女人一點？

要，那是要的。他就只知道要，還學不到怎麼就可得到這東西。女人是那麼多，正像是隨處都有碰觸肘子的可能，但要他認真去撞一個女人，那撞法在他便成爲一件難事。不合宜也吧，就在頂不入時的方法中，仍然就有無數女子長年陪到一個陌生男子睡覺了。在他的情形中無一個女子不像是配同他生活，但把自己接近女子方法用到新舊兩種女人中，則似乎都不相宜。結果則須要自是須要，想要而不能得的難堪也幾幾乎成爲一種平常義務。這義務，如今是輪到爲對這女子盡的時候了。

「是這樣，那就多麼好！是那樣，那又多麼好！好是好了，然而，……」接着，他便自己如同與另一個他說，「全都好；失也罷，得也罷。朋友，可是我還不明白怎麼樣去把這一件事成爲兩邊都引爲責任的時候！」

問題仍然是要另外那個女人知道。就是儘她笑話，也得明白才好。

儘她笑話，正是，假若這一邊，所有的熱情，全用了一種鄉下禮節送過去，在那一方又正是一個頂瞧不起這類男子的，那才真有笑話講！

從笑話上他便看見了他的一個失敗以後的未來日子。那時這女



人，正拿着他寫滿了蚊子頭大的字的一紙自白，笑着遞給她那個原有的情人。

于是男子也笑。

男子且說話了。

「胡鬧！一千個無聊加上二十個混賬，成爲這樣東西！」

「是啊！在先，見到他，常常有意無意的從那個窟子口露出一個可笑的頭來，我就爲這個心裏怪着，不知道還是一個癡情漢子咧。」

「癡情漢子」，那大概是吧。在那女人口中，這樣稱呼恐怕是頂相宜了，夾一點嘲弄，一點可憐，一點兒恨。然而全無愛的意思。且那男子至少是同情于這一句批評。男子或且說，「癡情漢子？」把這

句話加上一個疑問符號，那是更合於一個被保護者受人無理取鬧時其保護者從冷笑中說出的只吻了。男子或且應該採用一些本地土產罵人言語，贈給這癡情漢子。

男子，這是一個情敵！

煥乎先生在這個虛空的情敵身上，把價值估計下了。

……是白臉。是長身。是穿青色洋服，有着那通常女子所愛的一種索里習慣，以及慇懃的天才。還有着錢。雖然這女子的情人應是一個窮人，因為女子像並不富，但一個窮女子並不妨有一個有錢男人。

……這男子，就是在美術學校與她認識的。怎樣就認識，自然

也不出于平常的幾種。到認識，于是她成了他的情人，他也成爲她的情人了。

……他在她歡喜的時候必定很放肆，作着一個年青男子對於女人所作的平常事情，她爲此便更歡喜。

……他必善于作僞，會假哭假笑，會在認錯時打自己嘴巴以取悅于這女人。又必能賭咒，用爲堅固他們愛情之一種工具。

……她見他一事不遂意，臉上有憂愁顏色，必用口去親他哄他，使他發笑，于是他在這樣勝利下就笑了。其實這就是假裝，他爲了試驗女人的心，常常是如此作僞的。

……男子家中必定家裏已有了太太，且會同別的婦人戀愛過

了，可是在她面前他會指天誓日說自己是黃花兒，同她戀愛是第一次。

……這男子，在口上必用着許多好話，在行爲上用着許多柔馴，在背地里又用着許多鬼計，來對付這女子！

煥乎先生憤然了。憤然于此男子之壞，且以爲女子因怕這男子，是以明明不滿意這關係，也不敢另外再來愛誰，他想像她必定有時候是以眼淚爲功課的一個女子了。他又想像她是會想到自殺，且終于還真去嘗試這自殺方法，不過到後却爲這男子阻攔，且爲男子所威嚇，

只有委屈下去。

「一個該殺的男子！一個滑頭！一個——」

那一邊，忽然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戛戛唱着革命歌，煥乎先生心中矍然自失了。料不到，當真就有一個，且是一個革命者！一個這樣青年給佔有了這樣一個好女子，煥乎先生自己便又看出自己落伍的可憐情形起來。

#### 四

「我問你，對面那個女人——」

那房東老太頂知趣，懂到當一個年青男子打聽不相識的女子時，

所欲明白的是些什麼事，便貢獻了煥乎先生一些作夢的新材料。

第一是學生，第二是學音樂的學生，第三是同了一對年青夫婦住此，她住的便是這亭子間。房東老太婆還很謙虛的說所知道的不多，以後當代爲問詢，但煥乎先生已心滿意足了。他要知道比這個更多，也是沒用處的事。他只要明白所估計的不差到太遠，便已算是够了。

當到老太婆一出房門，他便自言自語「自己的錯誤，多可笑的一種錯誤」！他因爲記起在另外一個時節聽到那個男子的說話聲音，才瞭然于剛才唱歌的那一位卽對樓另外一女人的男子，便馬上又心中若有一種希望在動着，這希望，爲了到涼台上一看的結果，且滋生長大，又慚到以前一般情形了。

上到涼台上去，是下午十點左右光景了。望到街上的燈光，以及天上的星光。但煥乎先生注意的是那對巷亭子間的窗。

窗子是關着，然而玻璃可以透過見到房中一切。他見到的是一種類乎特爲演給他看的劇之一幕。先是房子空空無一人，只能見到一張寫字桌的一角，以及一張有靠背的平常花板椅。人是到那一邊臨街房子去了，在那一間房中則厚厚的白窗簾，遮掩了一切動作。所無從遮掩的是燈光與人聲。大致人數總在四個以上，其中至少且有三個以上女人聲音。唱着不成腔的歌曲，且似乎在吃酒，豪興正復不淺。我女人中他算着必有她在。

像一三花子在一個大館子前的儘狀，煥乎先生所得的是惆悵而

已。然而這惆悵，到後轉成說不出口一種情形了。是爲了那亭子間房中有了一個人。這便是日間所見的主人了。第一眼使煥乎先生吃驚的，是這女子若有重憂，又若疲乏不堪。白白的臉在燈光下輝缺着，似乎比白天所見更白淨了。剪短的髮蓬成一頭，且以一隻手在頭上搔着。一坐倒在那張椅子上後，便雙手搗了臉伏在桌前了。

人是縱不在哭泣，已經爲一種厭倦或憂愁苦惱着，想要哭泣了。這樣的情形，若是在白天，煥乎先生所想到的，必定以爲是爲那所懸想的男子欺騙傷心，故獨自在此暗泣。但此時却以爲另爲一種事了。另外一種事，誰能說不正是思量着一個男子作着那荒唐的夢而傷心呢。又誰能說不正是感着一種身世寂寞與孤獨而難過呢。總之是有



着痛苦，一個女子的苦痛，在對男子失望與想望兩事上，還有什麼？若果是事情所許可，煥乎先生便能憑藉着一件東西沿着過去勸慰。他自己是覺得太應在一個女人身上盡一點溫柔義務，故這時便儼然又以爲是一個機會了。真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不到一會兒，房子中已有了三個人，全是年青女子，看情形，便知道是他所揣測不錯，是來勸慰這女人了。

女人在一種牽扯中反而更放賴了，只見其用手槌桌子邊，頭却仍然伏在桌上不起。聲音無從聽到，看樣子則女人已大聲哭着了。

怎麼辦？真使一面煥乎先生爲難！

看到那種混亂，煥乎先生便着急萬分。只願意把自己攙入，作一

個陪禮的人。卽或是過錯在女人，他也願意把陪禮作揖的一切義務由自己盡。他覺得，女人的痛苦全是男子的不善，他願意以不認識人的資格來用一種溫柔克制了那眼淚，卽或止此一次的義務！

看到這種種，却終無法明白這事的原委比見到的稍多一點，煥乎先生忽又爲自己難過起來，感覺到別人卽或是相打相罵也仍然是有一個對手，自己則希望有一個人發氣發到頭上來也終無希望，便不能再在涼台上久默，顧自百無聊賴轉回房中了。

且想着，一個大學生，與酒與眼淚連合起來，這身世的研究亦太有趣味了。

另外他爲這女人又製成一種悲哀成因。他把這悲哀安置到一件類于被欺被騙的事上去。

……必定是一個男子，或者便如白天所設想那類男子，把熱情攻破了她的最後那一道防線，終于獻身了。到最後，她却又從友朋中發現了這男子在另一個朋友身上所作的同一事情，于是……

……該殺！……

假若這男子這時正在此，煥乎先生的義憤，將使這男子如何吃虧！他想，「是的，這樣人實應在身體上得一種報應，才能給作女子的少少出氣！」可是他也想到自己是無從爲一個人報仇，但她要的若是補償一類事，他却可以作到的。

什麼地方有一個被人欺騙的女子，要來欺騙男子一次，或從一個癡蠢男子方面找到報復麼？

儘人來欺騙，也找不出這樣一個女人啊！

至於身為女子，在社會上來被男子一羣追逐拖挽磕頭作揖，終於被騙，那又正是如何平常普遍！

在悲憫自己中煥乎先生又想到這樣徒自煎熬為賠本之事，便睡。

## 五

涼台上，常常有煥乎先生，徘徊復徘徊，望四方。

涼台為房東老太婆晒衣之用。當頭全是一些竹杆，太陽好，煥乎

先生把自己被頭也拿了出來，擗在架子上。把被擗在架子上，把自己留在涼台一角，同是在讓太陽晒而已。

冬天太陽雖熱，能如在對角小晒台上橫橫一根竹杆子上的一雙長絲白襪之使煥乎先生心熱？望那一雙白絲襪，則煥乎先生便如在同爐邊。然而假如此時照得是六月毒日，則這去身不到一丈遠近之女人脚上物，便又成爲一把綢遮陽了。

單單只是一雙襪子，也便知道美的全體的陳列到眼前，煥乎先生是太善於聯想了。

把眼望四方，則望見的是突突作聲的各色汽車奔馳，汽車中大半坐的是女子。女子，則煥乎先生又把思想移過來，到那一雙白襪子的

主人了。

那麼近！相距的是不到一丈，（然而心的距離真不知正有多遠！）在平常，一對情人，一對夫婦，同在一個大房子中，不正常常有離開一丈兩丈時候？如把這兩間房子，與一條甬道圈在一處，不是還比別人寢室小？但是如今却如此隔膜，如此不相關，儼然各在一世界。雖在這一世界上的人如何願與另一世界人認識親近，而另一世界人倒像全無知道可能。煥乎先生在此時，便想到自己欲偉大而實渺小的情形，不知如何措手了。

在往常，這人與人隔膜，是使煥乎先生想努力成一點什麼偉大東

西的引子。他想若果能在這膈膜的上面找到一種相通的機會，那就好。文字是一把破除人間隔閡的刀，他是信這一句話。然而他這時，是把這目下的慾望來寫一點什麼小說，還是直接寫一封足使這女人感動的情書？

不拘是何種，總之因這慾望的驅使，他將在一枝筆上發洩他這一腔奔放的熱情，那是一定的。

坐到桌邊後，筆是拿起了。然在兩者中他不知道選擇的是那一種。

時間便在他獸子一樣的佔據桌前情形中，一分一秒過去，要作什麼全不能作的煥乎先生，到後在房東老太婆到門邊噓噓作聲時，他便喊老太婆爲他拿飯上來。

飯是吃過了，又無事。在這一邊雖無可作爲，那邊亭子間的燈光却已明亮，歌聲輕輕的，緩緩的，越唱越起勁，正像有意來誘引他一樣。真是一種難於抵抗的誘引！漸漸的，這歌聲，就把他拖到外面去了。從涼台上望對面燈光，則燈光下的人影隱約可見。

這是爲誰而唱？真只有天知道了。或者爲房中另一個人，或者爲她自己，或者就正爲這個露立在涼台上讓風吹的傻漢子。可是這輕輕的緩緩的歌聲，在煥乎先生耳邊宕着搖着，不問其用意，仍然只是一



種影響，這影響便是使他難過。

把許多問題到心上來過堂，問了又問却不能自己開釋自己成爲一個清白人。站到這里只是一件可笑的事，不過雖明知是可笑也仍得怯怯的站到這地方，那就是他莫能自解的心境了。怕人家知道又似乎願意別人知道，站到這涼台上真不明白是出氣好還是不出氣好！連出氣與否也成爲一問題，則其他類乎直接麻煩人的事情當然不會發生了。

假若說，這是一幕喜劇或悲劇，恐怕自始至終也只能這樣閉幕，我們的主角，所能的就是這類角色的扮演，卽或是事實可以再熱鬧，也只能這樣終場了。

到了二月他搬了家，搬家也只是爲朋友勸告見面方便。但女人的影子總是在心上，不能去。但也自幸是搬了好，雖略略對離開這個地方難過。

要忘也無從忘的結果是一有機會過霞飛路時節，他便繞道走善鐘路，到舊居停處去問有信沒有。

問房東老太婆，他知道人還是在現地方，每日上課與在家中唱歌，皆如常。然而知道就只此。窗簾是似乎常常開着，常常的開。則煥乎先生之惆悵又可知已。

「搬回來了吧，」那老太太似乎明白他的心思，那麼勸着這年青

人。

「想到搬——真是想到了。到後却又說「很費事就不搬了。」想到搬，終於也就不搬的。」

然而在目下半年中煥乎先生不會把這個女人從心中開釋的。夢還是做下去，只是不思量可以從兩邊涼台上互相說話了。

煥乎先生

三三二

嘍  
囉

(署名璇若)

「好，你做得真好！」說話的是個少夥子，臉兒白的，身個兒在他年齡上算起來是高了點，但這山竹筍子抽條樣的發育却形成了他的美觀。他的是在誇獎我哩。

甚麼樣東西做得真好？我不說，看大家猜。

有人會說這是在討論文章。不是的。關於這人同我的一切，到此時，本身已成一段故事了。讓我來說這個故事吧。

那時我是在用一把笨重方頭鑿子雕琢一個木人頭。我不瞞你們，在過去我的某一時代中，我對於一個木匠的興趣，是比拏筆真要感到好玩許多的。若果機會給了我另一條路，也許我這個時節，已在我們鄉下做了多年專門雕佛像的大師傅了。我承認我的才能若果是向雕刻那條路走去，比之于做文章也還容易見好一點的。這不是自吹。但是，到如今，你就送我一把德國式的精緻方頭鑿，一段削得四四方方材料合式的洋像樹，我可不能雕成木偶的樣子了。時間隔久了，我把我的手藝全丟了。如今我是只能拏筆來雕這社會各樣面孔形體的一個人，且總雕得不如意，我想起過去，真有點兒慘。

我是一匹肥羊，別的人是這樣硬派下來的，其實並非徵求了我同

意。正經話，我成了「肥羊」了。這名詞，像有點滑稽。每到冬天我們住在北京不拘那一塊地方，不是都可以見到一羣或一隻毛長長的身體胖胖的綿羊麼？有些人，無事閒着悶得慌，走到東四西四或別的小館子的門前，不是就有殺羊剝皮的熱鬧給瞧一個飽麼？我就是那類羊。雖然我身體還比如令瘦小的很多，但人家是把我當羊看待的。不一定剝皮，也不一定殺，但只一種，吊上山來，家中不出錢，可不成。其實照我的意思，像近來常常因了館子不賒賬的原故，終日要挨餓，到了節期又得躲到街上去，怕見窩中掌櫃的臉孔，倒不如那時在山上做肥羊，受他倘嘍囉善意的款待，每日用白煮雞湯泡大米飯吃，爲好過的多了。我相信除了少數賣滷雞鋪子中的人或者比我多吃了

些雞以外，我敢說我那年吃的白雞比任何人都多！每日吃；過早是，午飯是，晚飯是，消夜也是：一直是五個多月。若是家中不即贖我恐怕我還要吃一百兩百雞，那是無疑的。我不明白別一個被山上大王硬派爲肥羊的人，關在山上時，是不是也有這樣款待？實在說，結果家中只花五百串錢就放我下山轉回家，照近來雞的市價來作價，以每日一公一母兩隻雞來算，我就已經扳本了。就是住公寓，半年來，也就不止此區區數目。還有一種事，是我得在此說說的，下山返到家時家中人見到都說我胖了許多。被人當成羊看待，漸吃漸胖也是平常事，不過我的朋友進到醫院三個月，出來瘦得像猴子，使我想起另一世界又不禁神往。我是想找一句兩句俏皮一點的話來批評這肥羊生活的，半



天却覺得竟無一處能令人引起壞的印象的地方。山上大王氣派似乎並不比如今的軍官大人使人怕，嘍囉也同北京洋車夫差不多；和氣得要你一見了他就想同他拜把弟兄認親家，這我有什麼法子可想？我不是不明白我們做百姓的人，在過去，有被縣太爺冤枉打了二十個板子，爬起身以後，還應叩一個頭，說是「謝老爺恩」的禮節，直到如今，也有隨時誦揚政府官吏的義務。諷刺了國家委任的官吏是有罪，誇獎了落草的英雄是有暗中宣傳什麼化的嫌疑。

但我沒有法。當時我家中不敢請官家爲我報仇，只是怕麻煩官家，並無別的用意。如他，我倒很願意先籌這一筆款子，送到山上去，請他們收容我，伙食比先前開得稍差一點倒無妨，倘若是還有這

樣一個地方的話。五百串南錢，按最近北京洋價折合約在一百二十五塊錢左右，這比我住五個月公寓用的房飯錢還要少好多。就是到西山臥佛寺一類地去避暑，也未見得有那山上的涼爽。我眼前一點兒咳嗽病一到那有大王住的山上去，也會自然而然後告痊的。算起來，真是太划得來了。並且若是這種招待所在北京附近設得有，我還包勸我的幾個朋友不妨也去住，因為這樣一來不單是我們的便利，也省得警察應許多的麻煩——做肥羊的人一多，公寓中住的人就會少，公寓中人一少，清查容易，就不怕再隱藏革命黨了。……有了，我得說我的故事，筆一縱，就溜到別的事上去，類乎在同法律開玩笑，這是不對的。要我管理一枝筆，不如管理一把鑿的容易，我才說過了，請你們

看我雕的木傀儡吧。

這是一段柚子樹。我在那上面刻了一個半體相。我暗中是仿照朱五哥（二大王的名稱）臉孔下手的，不過臉部刻成時，我就覺得這全不像他，與田大哥（大大王的名稱）反相近了。相近，也不過鼻子同眉毛部分略相近而已。然而一為三儼見到時，就大聲的笑，說是一簡直是「大哥」。不久其他幾人全知道了，圍攏來看的結果，硬說是為大哥雕就的，體貼人情的本能我是存在的，我將計就計，便說是特意描着大哥刻就的，不很像，但改正一下或者就對了。

當大王讓我在他吃飯的時節，在他面前取樣時，我把大王鼻子耳朵口及下唇的綫全給修正了。這一來，我想着我以後會成一個雕刻家，我高興的很。我把家中母親同大姐二姐忘記了，只一心一意雕那段木頭。我相信，設或當到那時像還不完工，家中就已派了幫工老廖來贖我，我願不願走還無把握的。

眼看頭是大體一定了，我就用力把那段木頭按到膝上去，刻畫肩部的衣襟。大哥頭上原是掛有一條銀鍊子，我又小心翼翼地雕浮起那頸鍊。看的嘍囉比我還出神，尤其是三儼兩兄弟，都不離開我，鑿子一有毛病三儼就差派四儼去磨鑿。一個外山嘍囉來到這里時，三儼就從我手上攬過那段木頭去，給人家欣賞，我從這中就是一些比喊我爲

少爺以上的親熱體己稱呼。

「三哥，你莫鬧他囉，」四儼每每這樣爲我抵抗他三哥，這四儼，就是我所說的那個白臉小夥子。我們是同村子人，先可不相識，到山以後他却介紹他自己給我，算是監視我，實際上是比家中看牛小子還順善，凡事同我在一起。他生來說笑的天才，却不爲在山上做了嘍囉而失去，就是手，同脚，也一點不見得同一個普通鄉下人兩樣。雖是破舊的却乾淨的衣裳，把袖子捲起到肘以上，配上那副蒼白的常有笑容的臉，我想起一個表弟弟，簡直全都像。這小子，我一見他心裏就似不受用，若是要研究我生活的全體，我是怎樣認識美同愛，我老實的說，就是他；由他身上我開了我自己生命的大門，放愛情進心

中了。想來還使人丑呢，在我同他到一處，有一次，因為上樹去摘林檎子，我抱了他上到樹樑去，我覺得我是用抱一個妻的章法去抱他，才應如此的。我私下就紅了臉。至於他，是不是也在愛我？可就不知了。

有一天，我們在堡寨門前大桐子樹下雕那木人頭。

「好，你真做得好！」

四儼說了，對我笑。我是高興那稱讚我以外的笑容的。

三儼正從後坡下到廟裏來，兩肘平平的捧了大堆雜貨東西，滿頭滿臉全是汗。四儼從他哥手上搶了一隻大烏梨，掂到我腳邊。

「這是大哥叫掣來的，四儼！」

「那要什麼緊？」

我見到這樣，恐怕三儼發他弟的氣，就想起身退他那隻梨。四儼擁着他的哥的背，「快走吧，告大哥，二少爺吃了一隻梨子算那樣事？」

「四儼，我不渴，退他吧，」我跟上。誰知這一來，三儼倒說要四儼再拏一隻梨，且抓一些棗。

「……我這抱兜裏有棗，你就爲少爺抓點。」三儼是兩手無空不能活動的。四儼聽他哥的話，就又從三儼肚子前大皮抱兜裏抓出一大捧棗來。

我把木頭放下我們一同來吃棗，天氣熱，太陽晒得狗發喘，我們

一同坐在梧桐下頭只是讓風吹，漢地是棗核，吃了棗子又是梨，梨子酸得我們打牙戰，誰說不是頂好消暑方法呢？

「少爺你的手藝真是了不得，你是可以雕觀音菩薩的。」  
我就始終不明白，人這東西究竟爲什麼，一聽到同他相好的聲音就心中發癢！傳說普通雕匠各樣佛能雕，惟有觀音菩薩的法相，那是選人的。不單是這人得虔心，就是雕匠的平素爲人也就有關係。雕過觀音的人死後升天不算數，就是生前這人不得好妻也得養出好看女兒的。這是觀音菩薩的報酬。但我心想我即雕觀音，能得一個好妻就會比四儼長得更好看麼？是不敢信的。

我想到另外去了，便說錯話，我說：



「四儼，我可以爲你雕一個，你保佑我好吧。」

「我能保佑你麼？」四儼微微的笑我已感覺到他保佑我能得到他的永久友誼了。

「你能的，四儼。你保佑我以後能得一個妻，像——」

「像陪到觀音菩薩站立的龍女。」他見我不說下去，就爲我補足。

但錯了，我不是這個意思。「龍女配善才」，是有主兒的。我想要四儼保佑我將來能得一個同他一樣好的妻，我怕說，不說了。

我們從雕像移到梨子上頭去。四儼說了個故事。

他說梨，比這酸的也還有。過去不久大王同到他三哥到一個地方

去請客（變一個說法是捉羊），到大路旁摘了一個梨，差點把牙齒酸掉，大王一發氣，拔出刀來把那梨子砍剝得稀爛，還叫他三哥上樹去搖落這一樹梨子，免得後來又害人。

四儼說了四儼自己笑，我可不。

有什麼可笑？四儼的話聲音像唱歌，一個人，尤其是近來，我覺得一個年青的嘍囉，會有這樣天賦的良善的美的一切，我不笑，一點都不笑，當時就是這麼的，我為這天工的巧妙分配與奇怪的裝置我真要哭了。

我說，「四儼，嘍囉這事業于你真不合，你怎不去學唱戲？」  
「這比唱戲好多了。」

「將來你莫要做大王吧。」

「我哥一做頭子我就變成二大王——」但喊是應喊四大王。」

「我可不是那樣想。我想讀書去做官。」

「做官比做土匪找錢容易點，是不是？」

我答應他是。當真是做官比做山上大王容易找錢點麼？這是一定的。因為山寨裏，大王同嘍囉，得來財物縱不是平均瓜分也得算清數目按功勞分派，大王獨吞可是辦不到的事。至于官，則從中國有官起，到如今，錢是手下人去找，享用歸一人，是又不單止找錢有法律為作保障不怕人說了。但我當時說做官，可想不到找錢事上去。住在城中的孩子，他的人生觀，做官比做大王方便一點是真的，若是我是

個嘍囉，一定也是只想升大王，做嘍囉頭子去了。

麻衣相法我是從小就留心，運用到來觀察四儼的將來，長的鼻子配上寬的額，是個翰林相。

「四儼，你若是讀書，將來怕要點翰林，中狀元哪。」

「靠不住。」

「靠得住。我會看相的。你是個翰苑相。」

他不懂「翰苑」，但知道是上京去做文官的。他說他要考武舉，中武狀元。只要是狀元，武也好，文也好，又有什麼分別呢？我就占成他的嘍囉生活了。（過了兩年我去做官家的嘍囉了，危險是一樣，長年隨同域裏大王到處跑，錢可還不及四儼一半多。這只好說是我的

租就不如四儼。)

這我得補說兩句話，是關於我的性格的。因了愛逃學，逃到城外大河釣魚我才被人捉上山來當肥羊。這一來，初初自然是不慣，哭哭鬧鬧要回家。到後看到在山比起住到家中時的自由，完全是兩樣，我在拘束中的放肆得簡直同一匹小馬，對於玩，感到比飲食還重要的我，就怪自然怪舒服的打住下來了。不是家中來贖我，縱讓我逃走，我是也不高興去做的。地獄的名字，我看來，就是形容私塾那東西，倘若孩子們也有地獄在的話。我是被先生發氣青起個臉喉我自己搬攬

子過去打屁股的刑罰嚇夠了的人，直到十五歲以後，遇到做夢還有時要哭，未必不就是過去的威嚴刻在我心上的結果！到山後，書是不必讀，玩，各樣的野蠻粗糙的玩法，隨意都可做，且有一個內行的又和式的伴，我是在我自己世界中也成了一個大王了。除了用心去找新奇一點的玩法以外一點事不做，又不怕誰個管教，人家完全把我當個客，對我很客氣，按照我的生活分派算一個總賬，那一時，真是一段好運氣。直到如今我還是有些地方露着野馬的性格，這便是那五個月自然教育的影響。只可惜是時間太短了，竟使我成一個有野性而缺少那更要緊一點的呆氣力的人，不然這時真去落落草也並不算遲！

三儼的臉孔是個田字形，情形又像不曾耕過的山田，隨意長了些頭髮同鬍子，身體壯，田裏長的東西也比別人格外粗，按時除草也像不中用啊。四儼呢，簡直是個可以在打大醮迎故事時裝觀音的模樣。那樣終日怯怯的略帶病樣的印象，或會永遠沒法把牠從我的腦中消滅！

大王那木像，雕成後，送把大王我就不再過問了。只有四儼的像是雕在我的心上的，我將帶牠在身邊，到老死。

嘯

藥

一五二



## 怯 漢

(署名璇若)

黃昏了，我獨在街頭徘徊。看一切街市的熱鬧，同時使我眼，耳，鼻，都在一種適如其分的隨意接觸中受著不斷的刺激。在一個不知第幾周年紀念的舊衣舖子門前我停住腳了，我看到些三色小電燈，看到舖中三個四個夥計們，看到一個胖子把頭隱在一個喇叭後面開話匣子唱，旋即就聽到有「……請梅老板唱葬花」這是純粹的京腔罷？不知道。沒有聽完我又走開了。

這是我春天的黃昏！

一到黃昏西單牌樓就像格外熱鬧點。這時小姐少爺全都出了學校到外面來玩，各以其方便的找快樂，或是邀同情人上館子吃新上市的鮮對蝦，或是往公園，或是就在街上玩。車子來來去去像水流。糖菓舖初初燃好的煤汽燈在沸沸作聲放淺綠色光。遠處電燈完全是黃色。

擦着肩膀過去的，全是陌生人。

我只是心中怪悽慘。我沒有意義只是來回走。我就看那些打扮得好看的年青女人買東西。我又隨到這些本來有著男子陪到走的年青女人後邊聽他們談話。我還故意把步法調成前面人的速度一個樣，好多望到那女人背身一會兒。但我發現另一事情時，我就即時變了我的步法或者回頭走，于是我就跟上第二對人又做無形聽差了。

我疑心這中間女人就未必沒有我這樣無聊無賴的一人，我疑心有人在對我注意，我疑心我近來各方面全進步了許多；不然我怎麼在這大街上像一個有精神病的人無所謂的來回儘走？

其實，在那個眼鏡公司隔壁掛有「樂家老舖」的藥舖，我是可以好玩似的買一點眼藥之類也不妨事的。我可以進到茶葉店去買二兩紅茶。我可以到濱來香去買一包蔻蔻糖挈在路上嚼。我還可以跟著別的女人進到綢緞去看看夏服的料子。總之，我能夠做幾多事，但不是，我全不去做。我儘走。

一個蓬鬆的頭的側面正面反面全給我心跳一次。一個婦人背影增加我一點自視可憐的情形。女人此時外出來到這街上的偏是那麼多。

我怎麼辦？我除了裝作無心無意的把脚步加快減慢，走在這些身上擦得極香的女人背後，來嗅嗅這汗與指紛香水混合發揮的女人氣味外，我能怎麼樣？

這些高的矮的難道不是拏來陪到男人晚上睡覺儘人愛的麼？愛這些美媚年少的女人的，難道全是如同梅蘭芳一樣臉子白白的以外還多錢，其中就無一個呆子麼？然而我，却註定祇得看。我知道，這正是天意，五如同爹沒有能力多找點錢使我受窮受苦一樣，凡是這世界，各樣東西別人可以拏的用的到我名下至多只准看，再不然，看還不准只准想。這時的女人，在燈下，我是恣肆的無所忌憚的看而且嗅了，唉，這三十來歲沒有能力沒有錢財沒有相貌的我呀！

在平常，我在各樣事業上去找我生活下來的意義，全是無着落，此時我可明白了。我就是爲了看看這活的又愉快的世界的全體而生活的吧。或者是，我是爲集中與證明「羨企」「妬恨」一些字典上所有字的意義而生活的吧。

在異樣寂寞下，我還是在人的隊中走，我像失了知覺了，然而一個高的柔的少女身子從我身邊過去時，我感到我心中的春天。我爲這些影子同到一點依稀的氣息，溫暖在心中，沒有能消滅。唉，我就全爲這些模糊影子心才能夠繼續的跳動！你這些使我嘗着女人的此夢相似的愛戀意味的青年姑娘們，誰一個會能想像得到在你們全個幸福生活中，還有這麼一個尾瑣頹廢的中個男子，因這些可憐的一瞬就居然能

夠活著下來？你們誰一個能會又想到，無意中一面的男子，他會回家去用眼淚將你們影子施以洗禮？唉，你們的影子——我的愛的偶像！

我不知道我爲甚麼要這樣傻。我跟著一對女人走。走到皮庫胡同東頭時，女人在一個賣小玩物攤邊檢選了一陣，另一個，就買了一件泥小豬，走了。我也買了一件泥小豬，這是前頭那女人選過的一隻。我爲鬼迷似的又趕過去跟到走。我應當聽聽她們一句兩句話，我就回頭從這簡單話語上，來測這兩人的生活及此時行爲。慢慢又走到菜市，此時的菜市，人已怪少，那個長廊，也怪冷靜了。她們進到內裏一個南貨店買松花，松花不是我高興的東西，但因了仿照也買了四個。這一來，其中一個年青一點的對我開始表明她的鄙視意思了。我

羞慚到萬分。但我仍然買我自己的松花。爲了證明我在這女人中成了很可鄙的人以後，她們站在櫃台另一處，故意移過去。

其他一女人，同時也露出輕鱗微噴的樣式。

讓這樣爲人用眼光壓迫與欺凌的我，從袋裏出錢時手也儘只顫。我沒有羞慚了，只憤恨。我想變更我自己的樣子也不能。唉，這噴着的不屑于對人的，有光的眼瞳，不就是在另一時給一個男子用溫情克服後，那醉人斜睇的眼瞳麼？這臉，冷冷的，像鐵樣的，不就是在另一時給一個男子粗暴的貪饞的吻着時發紅的地方麼？唉！在我明知一個壞的命運在我面前故意作弄我來開心的時節，我想起反抗，雖然是怯怯的，靦靦的，又裝作胡塗的。我更其依戀這女人，我跟着她走我

要看她是究竟到甚麼地方去。

過單牌樓了，還是向南，——是女大吧，我心想。進手帕胡同，我是在一丈距離以後跟着進。我故意堅持着我這若有所不利于人的閒心跟到人後頭，除了女人時一回頭我依稀從這回視中察出她對這行爲表明不愉以外誰都不注意此事。

——是的，你回頭吧，我正要你不愉快。你們這類人使我心痛時太多。你們這些人，平常就只會收拾得像朶花樣子，來故意誘起中年可憐的男子的悲哀，今日可輪到你頭上了。我願意我能更無聊一點，更大胆一點，待你們像暗娼，追逐你們的身後，一直到你住處！

我察覺我眼睛是濕了。



我仍然跟着，就實行我所設想那把這女人當成暗娼蕩婦樣子的計畫。我要她也感到我對她們雖愛慕實輕視的誤解。我希望聽一句不入耳的詈語，特又把距離縮得短一點。

她們走得快一點，我也快，相去是七步，是六步，是五步了。

——你們的心也許在跳罷。你們也許願意常常有這樣一個中年憔悴男子跟着身後，回頭拏來引爲姊妹們談笑資料罷。你們也許還願意我更大胆一點，走近你們身邊問貴姓，倘若我是樣子滑頭衣裳撐頭一點點時。你們也許到街上去招搖就是找男人喔。

從教育部街西端橫過去，出石駙馬大街，再轉西，傍牆走，我知我的戲到最後一幕了。我更快，趕上前去，我索性是傻，輕輕撞了那

個低一點女人膀子一下還回頭來望。

「這是信痞子，」女人說。聲音輕，又像不願意前面男子能聽到。

另一個女的，那被撞的人，却害羞似的不作聲，同時也覷我一眼。

一個「痞子」，正正的那一眼，我得了這兩件贈物便快步走過了女子師範大學的門前。

坐上歸途的車子時，我嗚咽的哭了。我爲甚麼定要麻煩別人？難道這是所謂男子報仇所採取的一種好方法麼？樣子不能使人愉快，生到這世上已就得了別人不少的原諒，爲甚麼我故意來學到一個下流人

樣在人前作怪模樣？另兩部女人的車子在對面過來了，我怕人聽見我的臉兒，用手捧了臉。

我成了痞子了，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人在我面前說過的，但是，我若當真是一個地道痞子時，或者，也不至有今日吧。以後再要一個人來喊我爲痞子也怕不是容易事。我是連當痞子資格還也欠闕的。

快  
漢

一六四

## 卒 伍

(署名沈岳煥)

不是爲任何希望，我就離開了家中的一切人了。

照規矩——我到不明白爲甚麼我們的這個地方有這種規矩。照這地方規矩，我就了小學畢業以後，要到軍隊上作兵，也不是打仗須人，也不是別的，只是全像那麼辦，一面自然爲得是自己太不像是可以讀書成器的人，所以在七月間就決定了。

六月間畢業考在第三，方高興到了不得，每次見到阿姨她要爲我作媒，還誰不應當考第三來找紅臉機會，誰知到中元節以後我就離開

了家中，從此是世界上的人，不再是家中的人了。

想起傷心，是我出門的年紀未免太小。比大哥，比六弟，還都小。照我的十三歲半的年齡論來，有些人出家到別處吃酒還要奶媽引帶，但我却穿上不相稱的又長又大的灰布衣服，束了一條極闊的生皮帶子，隨到我們家鄉中的叔叔伯伯到外面來獵食了。

日子是七月十六，那一天動的身。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的。是落雨，直到如今一落小雨我就能記起那第一次出門的一天！

先是十五，給人在十四約下來到河裏去洗澡，就答應下來。洗澡，不是任何人想得到的有趣！從早上，吃過飯以後，一直洗

到下午三點，這是成了很平常的事情的。把身子泡到水中厭了，幾個人又光身到淺灘上摸魚。又並不是一定要摸一斤兩斤魚，即或把魚摸得許多，誰也不敢拿回家去說是摸來的。把魚摸來，那運氣頂壞的魚一到了我們手中，就在灘頭上挖一小池，把魚放到池子裏去，用手爲魚運一些新鮮河水，回頭又常常忘記釋放這魚，於是泰然的在估定應當回去的時候回去，魚是就誰也不再理牠終於成了涸鮒了，洗澡呢，互相比賽這洄過河的速度，互相比賽打忝子誰能潛在水中久一點，又互相比賽澆水，人是天真爛漫那麼十個八個年齡相同的人，微天幸在水中從不聞淹壞一個。

一個熱天把身子每天浸泡到水中，洄水是特別進了步，正因如此

却在這一件事上決定了我的此後命運了。

「又到洗澡了，不准吃飯」！娘或者大姐，見到回家的我神氣就明白。

於是就分辯。這分辯明知是無用，顯然的是皮膚爲水泡成蒼白，而臉上又爲日頭炙成醬色了，就說不吃飯也成。然而回頭自然而然就有那作好人的外婆送飯來空房中吃。

大哥在家時，那時有點害怕的。遇到在河中正高興玩着各樣把戲，大哥忽然遠遠的來了，就忙把功夫顯出來，一個汞子打到河中間去，明知是近視眼的大哥就不會見到了。或者一個兩個把身子翻睡到水中，只剩一個頭蓋在水面，正像一些瓢，那是縱留心在岸上檢察也不能知



道水中究竟是誰的。然而有時大哥可以找到我們藏衣服的地方，則事情不容易如此過去，必定是用手拈了我耳朵，一直拈到家，又得罰跪，可是這個頂大的仇人已出門有一年了，除了大哥我誰都不怕。

打，不是不挨，挨得太多了，反而不怕了。又不能把我關上一間房子裏我總有方法出去，只要莫洗澡，省得家中担心我爲水淹死，也許我還可以勉強再在家中馱一兩年罷，可是這個比任何禁止還難過。水就是我的生命，除開是河中水過大，恐怕氣力太小，管狎不着浪，則一個熱天，在我同學中，誰都不願有一天不把身子跳到潭裏去過回癮。

每天早上，常常把買菜的錢輸到一些賭攤上去，不敢回家，是常

事，我是在洗澡以外又有這門武藝的。把錢輸盡又悄悄的返到家中來同外祖母打麻煩，要她設法，也成了屢見不一見的故事了。我真奇怪我竟有這樣一段放蕩的過去。我也不明白這趣味究竟因何事養成，又因何消滅到無影無蹤。

總之我是一個小痞子，完全的，一件不缺的，痞到太不成形，給家中的氣憤太多，家中把我趕出來了。

到目下，我非常怕與水狎了。賭博與我也好像無緣。一切跳蕩的事也好像與我無緣。因了昔日的我形成今日的我，我是已經又爲人稱爲「老成」了。

十五，那一天，是我「洗禮」的最末一次。到早上，如家中所命

的把一張黃竹連紙胡胡塗塗寫了一遍靈飛經，把飯一吃，家中就不見到我的影子了。我到了我們所約定的學校操場，幾個人正爬在樹上等我。

「還有四個不來呀！」

聽他們所說的話，顯然是不必忙到河裏去，我於是也爬到一株楊柳樹上去了。

在樹上的同伴是八個，各人據在最高枝，那麼把身子搖着宕着，膽子大一點的且敢用手扳着細條，好身下垂到空中。又來互相交換着昨天晚上回家分手以後的話，又互相來討論到今天應當如何辦法，來消磨這一個整天。說話說到第三者，不拘是教員校長，總不忘在話前

面加上一點「媽的」的助語。一些蟬，無知無識的飛來，停到這操場周圍任何一株楊柳上，這楊柳若無人佔據，則大家就追到這蟬叫聲所在，爭爬到那樹上去把蟬嚇走。這工作，是我們所能在這大毒秋日下午唯一的工作！各人能把身體訓練得好好的，也許這也不無用處罷。

大家既是那麼耽下來，於是本來的幾個人也全來了。

每一個人都會爬樹，因此後來的人總也不會就在場裏站，即或見到我們已預備在下樹，仍然也得爬上去一踰。爬到上面後，或使勁在樹身上翻一次倒掛金鈎，或從頂高地方跳下，意思是並不一定爲旁人看，自己就是一個人在此似乎也有這樣需要。

「去！」

「去！」

大家應和着，出了北門。北門實卽學校的大門一樣，到北門，則已見到湯湯河水了。

沿河上。上到一里多，要過一個跳石，或者不過這跳石，則須到上面時把衣褲纏在頭上泅過河去才行。

時間雖然早，可是在那長潭上泅來泅去，以及在那淺礮壩下彎了腰摸魚的已有些人了。

各人在一種頂熟習頂快捷的手法下，已把身子脫得精光，凡是那屁股白白的，被太陽晒的資格就淺，下水總慢一點兒，我們三五個人是把衣褲向頭上一纏，如一羣鴨子見水一樣，無聲無意的都早在水中

遊着了。

「不准打水！」你也喊。

「不准！」我也喊。

爲得是各人頭上有衣褲。其實衣褲回頭全得濕了水。在大的毒的能够把河灘上石子晒得不敢赤足走過的日頭下面，誰還怕衣服晒不乾？然而規矩是不能打水，我們全是蹣水去過的河，誰都不會忘記這一件本領！若不能蹣水，則就是那類屁股還不曾晒黑的人，他們是只能從淺處過河了。

一切的事在水面上開始了。各人任意玩自己歡喜的，所歡喜的是甚麼就做甚麼。

我最餓蟋蟀，就像一個水鬼一樣不必再穿衣服就追逐了一種彈琴的蟋蟀聲音跑到高岸旁土坎下去。太陽越大則陰處的蟋蟀聲音越好，這是只有河邊有這情形的。

在一種頂精細的搜索中這個帶了太太在唱歌的混賬東西立時就在我手窩中了。我歡喜到不願說話。我叫他們來看這個我從不曾經見過的大的蟋蟀，於是我身邊即刻就圍了一堆小淋淋的小鬼。

蟋蟀是給一般同學都吃驚了。我綜計我沒養蟋蟀以來就不曾有過一次得到這樣一頭大東西，我不大願再下水去洗澡了，想法子來安置這俘虜。得一個竹筒之類，則這個東西就不愁牠逃跑了，各處尋找的結果，却又沒有一件可以說是能安插這東西的。各處找大蚌壳到今天

却不拘怎麼設法也不見到一對較大的蚌壳了。

「唉，我不下水了！」爲得是我能讓這東西跑去，我只能用手握着這東西在岸上獸着看這些人洒水了。

我實在又願意下水洒一陣，又感到無法處置這手上東西。

凡是洗澡的初初不很會洒水，一到深處卽下沉的，救濟方法把自己是褲子下脚用綫細好，將褲子先用水泡濕，再用一個人提到兩隻褲脚，一個人拿着褲頭驟往水中一鑽，將褲頭用綫細好，則褲子卽刻膨脹起來，成了「水馬」。有水馬在胸前，則深水中去也無妨了。我到後見到了他們的作水馬的情形，才想起用我褲子來收容這蟋蟀的方法，我且採了不少樹葉墊到褲中，好好的把這傢伙放到褲子裏去，各



處用褲帶細上，以後是我也自由到水中去同他們廝鬧去了。

又不知道疲倦又不記起肚子餓，到回家，已是許多人家燒夜飯時候了。

我手中捏着的東西簡直使我歡喜到忘記回到家中又要受質問，到家後，走到書房去取蓋碗家置蟋蟀，大姐跟到後邊來，只好笑。

「爲甚麼？」

「我看你樣子是又到洗澡了」。

「只洗一點鐘，並不久。我上午是到觀音山玩的」。

「有人看到你，還扯謊！」

不扯謊，我是簡直就無話可說了。大姐就望到我爲蚰蚰洗澡，爲

蝻蝻喂飯，也不再說什麼話，只告我夜間有一點兒事，莫出來去玩。我答應她後，我却在她轉到上面房裏時，偷偷溜出大門，帶領我新得的將軍同人決戰去了。打兩次都是勝利屬於我這一面，就高高興興回家吃飯。

我見到娘只是對我哭，是吃飯時候，還不明白是什麼事。我並不甘心。這一兩天我不會同誰打過架，又不曾到米廠上去賭過錢，心裏想不出有毛病給家中找出，也就坦然的把飯吃了。

吃過飯以後，娘却要我換一件長衣，且給我新鞋新襪，簡直莫明其妙。這一個熱天來全是赤腳的我，對於鞋子真感生生到興趣，然而新的，也就好。到把一切穿得整齊時，娘却要我送他到一個親戚家

去。

是的，我去了。那地方我是願意去而不常敢去的，那家有一個女兒，是一個時候會同我住在隔隣，這女兒是妝過觀音菩薩當打大醮時抬着在街上走過的，看起來似乎很給人舒服，且曾聽到說過還沒有人家。這次不是「看郎」罷，我疑心到這個時却不敢進這個親戚家了。

「娘，我在這個地方等你吧。」

「爲甚麼？」

「我不願。」

「應當願，這來是爲你找事作！」

我不十分懂找事作是甚麼情形。我何嘗想到作事？在我的年齡中

我只想家中給我自由的玩，我決不會玩厭。聽到找事的話倒茫然了。

「還是送我進去，你可以到花園去玩，蓮姑或者在花園。」蓮姑便是我所說的那個好看的女孩子，比我小，人却比我高。我就答應了。也不是像母親所說同蓮姑玩，我只是想到花園去看看他家金魚也好，就從他家大院轉到花園去了。

這花園很大，各樣花全有。這時池子中全是蓮花，金魚極其多，我答應母親到花園裏來一面還有一種偷摘一個蓮蓬的野心，倒以為那個蓮姑不在此方便一點。

沿到了荷池跑去，這個時晚風是很熱。日頭是快要落到山後去了，天空中有霞，又有無數的鷹在空中打團。

我把脚步聲音加重，好使那一邊，爲牽牛籬笆隔開的地方有人則可以聽去。沒有說話的聲音，因此我却胆大起來了。

我沿到荷池走就是爲找那伸手可摘的蓮蓬。把蓮蓬找到，似乎是用手還不來及，就又折了一枝籬笆上的竹子去撈那蓮蓬到身邊來。很小心，不讓聲音擴大，然竹枝打在水上的聲音却給一個人發見了，正當用我手把蓮蓬抓着在扭那梗子時，忽然從那大花台子背後躍出一個人來。

「哈，是賊！」

這聲音，一聽就明白是那個女孩了。可是我給人這一聲呼喝，非常的羞愧，手中的蓮蓬也隨便仍然恢復牠的原來地位了。

我只好站起來靦靦覷覷對她笑。

「同誰來？」

「同母親。」

「見我的媽了不？」

「不，我在到上房去，只在此等我母親。」

「你是不是要這蓮蓬？」

「恐怕吃是吃不得，我想摘回家去玩也好」。

問到說，想不想要這蓮蓬？我真不好意思！不想，却費神來摘麼？見到摘又還來問我想不想，這小女孩也就够天真了。她聽到我說想摘一個玩玩，就忙跑到那角門上，不到一會兒，就拿來一把長長的

鉤子，又拿了一個小魚撈斗來了。

她把撈斗交給我，却用鉤子很熟練的去找尋那老一點的蓮蓬。

「我告訴你，你剛才那個太嫩了，要選這樣子的才有子」，這樣的一下，鉤子就把那蓮蓬鈎着了。「來！快一用你撈斗接到牠！」

蓮蓬是得了。先說是拿回去玩，當然就不好意思剝來吃了。其實我倒非常願意得一個蓮蓬吃吃，拿回去也只是給六第搶的。

「請你來邊」，說着就對我作一個白眼。這白眼乍瞞俏皮，是會給過母親她們笑過，說是「怪傷心了」的。我于是讓這白眼引到花園偏南一個地方來了。

原來是看她的小金魚。魚用小鋼子裝着，共五鋼。這魚還不到一

年，顏色還是黑的，但看這形像是頂好的種，我歡喜極了。她又指點那一鋼爲她所有，那一鋼爲她小妹妹所有，那一鋼歸她堂兄。

「好不好，你瞧」

我是頂懂金魚的，且極愛金魚，見到這個就不忍離開鋼子。問到我那一鋼好看，當然我是憑了拍馬屁的本能說是她的那一鋼極好。聽到我的一句話，却把這女孩子樂瘋了。

她說她會同堂兄打過賭，請人告她究竟是誰的魚好，別個又不很懂金魚，就以爲堂兄的魚大一點爲好，實則好的魚并不在大，末了對我的內行，又免不了稱讚，我是也頂痛快的。

「我們明天要下辰州了，這一去才有趣」！說到這個，她似乎就



想起辰州來了。

「是下辰州嗎？」

「是的。應當坐三四天的船，在船上玩三四天，才能攏岸。」

我忽然想起母親同我說的話來了。母親說爲我找事情做，不是要我

我也跟到走嗎？我就告她，——

「蓮姑，我恐怕也要去！」

「我也不明白。大哥在長沙，或者去長沙。」

「那是太遠了。我聽請餉的人說去長沙當過洞庭湖，湖裏四面全望不見岸，可怕人。」

我們暫是就不說話又來看金魚，看了這鋼又那鋼。天氣熱，雖然在白天，鋼上全蓋得厚厚的幾層簾子，鋼中的水也不很好，魚是近於呆板了。我自己覺得我家中的魚鋼的水就比這個好得多。

我說。「蓮姑，我家今年魚也有幾匹頂難得的！」

「可惜明天走，就見不到了。——我問你，你怎麼知道你也要動身？」

「聽到我母親說爲我找事做。」

「哎呀，那在一起才好！你若同到我爹一塊動身，你到了辰州，我就可以引你去許多地方玩。那地方河邊的船多到數不清，到河邊去看船，那些拉繆的。搖櫓的，全會唱歌！」她想起唱歌，就裝成搖櫓

人一樣，把手上那個竹鉤子搖着宕着，且唱起來了。

我覺得這個也倒好聽。但是我即刻惆悵起來了。從她這歌上，我似乎已經到了辰州河邊，再不是在家中的情形了。我且明白若是真要走，則當然同大哥下省讀書一樣，就是一個人那麼走的。我的蝓蝓，我的朋友，還有我的許多東西都將離開我了。我即刻懷着小小的鄉愁了。然而我見到蓮姑却又似乎對於下行非常高興。聽到她那唱搖櫓人的歌就可明白她對於那些事情是如何熟習，我問她到辰州是不是可以隨便玩的。

「好玩多了。那是大地方！」

「可不可以洗澡？」

「你們男人就只講究洗澡，」她就用手指頭在那嫩臉上刮着羞我。

我不怕。我是沒有害羞的。我心中那時所佩服的只是蔣平石鑄一類人物，這個那里是她們姑娘家所瞭解呢。

若不是洗十年二十年的澡，那個碧眼金蟬就不會有如此能耐。我把那個蛤蟆口的英雄爲我自己的榜樣，還在心中老以爲到將來也總會有一天如他成名！

蓮姑這個人，說話一天就不知道厭，見到我們的話停下來了，就又問我我的大姐近來怎麼。我說大姐只每天逼到我寫字。

「我的媽還不是勒到要我寫字！我真不高興。」

「但是我聽我的大姐說你字很好！」

「才好！我氣來了一天用一枝新筆，隨便畫。氣我的媽。」

我是知道蓮姑平素極嬌的。他娘就怕她，爹也是怕她，只聽說她服奶媽管，聽她說寫字把筆亂塗，就問她，奶媽是不是要罵她。她說不。奶媽已到龍山去了。龍山出好大頭菜，於是我又問她得不得過好味道的大頭菜吃。

「你莫忙，讓我去就來。」這個粉紅衫子的女孩，便像一朵大荷花，消失到綠的荷葉中了。望到這背影，我就隱隱約約在我身上煽動一種慾望來，只覺得同這女孩子在一塊是極舒暢的一件事。且我平素在學校時是以唱高音歌出名的，到她面前我就知道唱歌我是無分了。

我比她年紀稍大，可是比她矮，這高一點的女子的淡淡的戀着的印象保留，乃形成了我成年以後對長大女子的傾心理由。把那髮，四垂到眉下，白白的耳朵垂着那珠耳環，眼又是兩粒寶石樣晃着青光；這個記憶在心上是深的，然而當時却並沒有那種抱摟她衝動在！

去了不久的她又來了，使我好笑的，是她拿了兩個黑色龍山大頭菜來，給我試，因為我問她吃不吃過味道好的大頭菜，為證明她家並不缺少這個，就取了些來了。

我們就一同並排坐在魚鋼邊石條子吃那大頭菜，且數點天上那鷹的數目。

天的四垂是有暮色了。

一個聲音從那綠色角門傳來，是走着的人叫的。

「蓮！蓮！沈四少爺在園裏嗎？」是丫頭聲音。

這一邊，蓮姑却無事樣子的懶聲懶氣說「在的。」

「叫他來！」

我忙把還不會吃完的大頭菜丟到一邊，走到角門進去，她是隨到我身後來的。

見到了蓮姑的爹媽，忙行禮，房子中已點燈了，這燈是在城中少有的白光燈，爲這燈光耀得我眼花。

坐在一隻矮木橈上的蓮姑的爹，見了我就笑。

「晦，一年不見了呀！我見到你是文廟折桂花，不知同誰個小

孩子在樹上打架，是不是？」

我臉紅，我記起那一次見蓮姑的爹的情形，臉無從禁止牠不紅了。

蓮姑的媽却讓我坐。蓮姑也就進來了。站到她臉身邊輕輕的說。

——「娘，他是不是同我們一起下辰州？」

「……」只見到她娘在她耳朵邊不知說了些甚麼話，蓮姑就不再作聲了。

坐下了，我見到母親想要同我說什麼話又不說。

那團長，蓮姑的爹爹，口上含了一根極粗的烟，過了一陣才說：「你媽說你同我明天下辰州，好不好？」



「好，」我輕輕答應。

蓮姑在一旁就高興得跳，「好呀，一塊呀，娘，娘，他還才問到我辰州好不好玩呢，娘你說，辰州不是比這城裏強多了嗎？」

旁姑却用眼睛瞪。

我的母親說話了。她告我是如何與表叔這邊商量，明天就隨到他們動身，又同旁姑的爹說，

「是吧，只要這孩子聽表叔的話，我也放心了。他爹既是這樣不理，放到家裏又鎖天同壞孩子在一起，我想書就再讀兩年也無用處，倒不如這樣……」

「那倒不要緊」。旁姑的爹又回頭同我打趣。「軍隊裏頭可不能

隨便玩了！哈哈，我知道你必定捨不得北門河的長潭，這一去可不能每天洗澡了。你的水性我還不明白，若是泅得過長潭來去五次，我們到辰州我要蕭副官就帶你去大河裏泅水。」

「每天洗，做夢也只喊泅過來！」母親說到這裏就笑了。

蓮姑的媽也大笑，說是小孩多是這樣。蓮姑則只記到母親說的話，只學到我的聲氣喊「泅過來」，「泅過來」，使我害臊到了不得。

「你告我，到底泅得幾次？」

又不好意思不告給這個胡子，我只得含笑的說「三次是泅得過。」

「那好極了！我作小孩子時候也才泅過三次！」

「爹，你也能泅嗎？我不信」。蓮姑的懷疑我就同意。我也實在

不敢相信這個瘦個兒胡子能有氣力泅三次來回。可是他卻說洞庭湖也洗過澡！

「我不信，我不信，爹爹吹牛皮！」

「甚麼牛皮，爹爹是馬玉龍，比石鑄還本事好！」

說得全房子人都笑了。我聽他說才知道鑄字不應當念爲「濤」字，這個上司在作我上司以前，倒先作我一次先生了。

坐一陣，把動身的話說妥，天已斷黑多久了。到回家，蓮姑的媽一定要她家弁兵打燈送我們，在喊叫弁時節，蓮姑却悄悄的把那個放在房門邊的蓮蓬給我，我就擎着這個蓮蓬跟着母親返家了。

見到母親給我清理着一切東西，就在她身邊癩癩的弄着那蓮蓬。

九妹見到我今天是特別不同，也聽大姐勸告不再來同我爭這蓮蓬了。我記起了我的蚰蚰，就又到書房去看她，蚰蚰還是好好的在茶碗裏，只用草一逗，就掉過頭來，張開牙齒，咀咀的叫着。我見到這個樣子，下決心要帶她出門了，就又拿燈到廚房去找得一個小竹筒，預備明早一起來就裝她到竹筒裏去。

回到母親房中去，則見到母親正在那兒哭，大姐却在爲我打包袱，眼睛中也似乎是有淚。九妹一聲不作傍着母親，見我進房就用小手搖擺，我還不明白是甚麼意思。

「四弟，你還捨不得你那蚰蚰嗎？」

聽到大姐的話我羞愧得哭了。我才明白我離開母親去看望那蚰蚰

時母親傷心起來了。我立時且想起這一去的一切難過，我只覺得我的過錯都是不應當，我即刻就走轉到書房去把那蝸蝸捉到手中拋到瓦上去。回頭時，就告給大姐說已經放了。

母親對我望着，大的淚只從眶中湧。我生平只見到母親哭過兩次，一次是二姐死哭得昏死兩回，這一次則是爲我出門流淚。大哥出門母親還是笑笑的，因爲大哥是大人不必担心了，我則不過比一個茶儿稍高。且我的身體又是這樣的小，平常簡直還不敢一個人睡一個床，若非外祖母作伴就不能睡覺，如今却是就要一個人去當兵，怎麼能够使這個良善的老人放心？我的行爲又是這樣壞，在家中，雖然管教打呀罵呀總還是自己的人，如今則把他交付給別個人，錯事又是免不了，

那麼，給人打呀罵呀，又定是作母親的所堪設想的事？就是明明知道在一起的也總不外乎城中幾個熟人，不過離家既已是這麼遠的路程，倘若有一點小病小疼，誰又能像家中人來照料？

母親的心是醉到我這次動身的上面了。母親爲兒子打算的事，也總不是忍心說給我受苦。在家庭方面，既已到了把老屋字契到處借錢度日的情形，在我又還是如此胡作胡爲，卽或把我送進中學又有甚麼益處？不過見到我就是這麼離開了家中一切的人，爲我到外面以後生活着想，却傷心到極點了。

那麼一個小小的人兒。也得爲命運卷到生活漩渦裏來嘗味那生活的苦辣，在我自己倒正因爲小却一點不知道！如今却只給我痛哭到這

回憶上。有人從大族中把家從中落到破產麼？有人在小孩子時正當着這個頂壞的命運麼？從這個來的，他都能體會到那種情形。我的家，在我出世那一年，是還正給爹爹大抖特抖，讓一個姓龐的撫台到家爲我取名的，誰知這個名字却在他十四年後給人作副兵喊叫用！在口北的爹爹，也許還正在兒子身上做着那好夢，誰知兒子却應在十五歲以前來把時間消磨到供人使喚的下作中？

我當時，雖然不明白這一離開家中是怎樣爲難，在我前面等候我的又是一些甚麼，然而見到母親的傷心，我也再不能忍我的眼淚了。我只明白母親的淚是爲我流的。母親在兒子離開家中時，所有的愛是再不能用到眼淚的以外事物上了。在我弟兄姐妹中，我永遠是給母親

難過。我的病體，我的行爲上錯誤，以及我的好像對家中也特別愛的反應，一直買得了母親的眼淚十一年。離開母親十一年，我從我自己的行爲上看就知道母親沒有一天不是用眼淚洗面。生活既是這樣難，我又是這般無用，一時要同母親在一起又總不容易，我不明白在我同母親的命運中，還應給母親以多久流淚！娘，我想起你我努力活下來了。這世界上還有你這樣一個人，我就應當活到這世界上了。我不要一切，只願意將一切所得供獻到你面前，我好好的作人，我找錢，我找名譽，都只是想把這些來給娘陪償那用愛兒子而流得太多的珍貴眼淚！只願能够從這些事上贖我所有的罪過萬分之一。我就死得了。作兒子的卽或永遠是窮困下去，讓娘長此隨到親戚飄蕩，但娘你所給



我的愛，我却已經把牠擴大到愛人類上面去了。我能從你這不需要報酬的慈愛中認識了人生是怎樣可憐可憫，我已經學到母親的方法來愛世界了。

我是終於就把母親同姐用眼淚洒在上面那小小包袱背起，來到世界上混入人羣中，參加人類的活動，爲扮演這時代人類的百年悲劇的角色一員了。

以後爲生活的變動，把我揪過來，抓過去，無抵抗的就到了今天。當我見到大姐爲我把包袱裏好，就想睡。洗了一整天的澡的我，一到夜來不拘甚麼重大事情我仍然需要是睡！我哭也哭倦了。我在母親未讓我上床以前，已經就在母親膝邊從哭泣中把眼睛閉上了。

聽到大姐喊我，又聽到母親嘆氣。

「讓他去睡好了。這是只有這一次在家中放肆，回頭就要隨到軍管中喇叭作一切事的人！母親似乎見到我這情形還作着苦笑。

爲了預備明天的早起，這次是同大姐在一床睡。到上床，又似乎心中有事不能即睡，就聽到母親同大姐討論我的事情，到後我且聽我那隻大蚰蚰在瓦上得了露水的叫聲，那已經是在夢中，大姐甚麼時候睡，母親又在甚麼時候睡，我全不知道。

醒來，竟是爲大姐搖醒的。

我還以爲是當夜，第一次明白的是的確確那蚰蚰極閉大的聲音正在叫。

「天亮了嗎？」

「不，你起來的了。你是就要動身的人！」

我記起我是即刻要離開這個地方的人，心上便忽然加上一件莫名其妙的東西。這東西墮在心上發沈，在床却啜泣了，從以後要自己挨擦這眼淚了，從此以後要自己穿衣服了，還有從此要……

「大姐，我不想去了！」

「我們也并不要你去，但是你應當知道娘的苦處……」  
起身了，第一件事是見到這陪我出門的包袱。包袱是大得可笑。我也不明白我的包袱裏究竟是些甚麼東西，只是我嫌這包袱重了點，因為要自己背就不很願如此重。

「大姐，」我同這個代理母親一樣的姐姐商量，我說，「似乎太大了」。

「不。這個時候就快要冷起來了，你在冷天怎麼不要棉衣？」

「我背不起，那又怎麼辦」。

「試一試，試一試」。

我於是就來試背這個包袱。包袱比我的腰大兩倍，放在背後就如奶娘背小孩。我自己好笑這個奇怪的東西，我說，「我不要」！

「這不能說不要！你不是做客，是出門」！

「那麼，今年不回家來過中秋節了嗎」？

「但你可以轉家過年，到過年時蓮姑的媽總要回家的，你就跟

到她轉來。」大姐一面安慰我，一面爲把包袱中一件緞子馬褂取出，說「這個不必要倒可以了」。

在把包袱重新打好時，天已經快見亮了。母親問大姐是不是已經天亮，大姐却要母親莫忙到起床。其實母親似乎就整夜不曾合眼。

起了床的只是我同到大姐，還是大姐去喊張嫂起身燒水，到水燒好洗過臉以後，母親同外祖母全起來了。

外祖母却扯我到另一個地方去，幽幽的同我說，「乖，要走了，我不知還能見到你不？且去你娘面前磕兩個頭，你是太麻煩倒她了。你這次出門，她的心也是在你身上」！往日外祖母從不說這些話，這時把我到動得太利害了，我就扯着老人的圍腰擦我的眼淚。

我照到她說的話，到坐在一張琴橙上爲我槎那草鞋上的耳子的母親身邊去，我只能說「媽」，就哭倒在她腳邊。

母親却是強忍悲痛，哽哽咽咽的，說！

「這時是到別人處去當兵，再不要像在家中陶氣了。到家中挨一打總不甚麼要緊，到外面去陶氣撞了禍，犯了軍紀，那就非常丟家中的醜。你應當記到從前蓮姑的爹是幫你爹當過差的人，這時你却去侍候蓮姑，再不要以爲是在家中的情形了。你好好的去作一個正派人，則我們也就非常放心！這一去，又并不是要你升官發財，只是你若不是這改變一下生活，你到家中也有一天一天變壞。你也不要抱怨我，說我不送你讀書，你是永遠與學問不會發生感情的一個人了。你

好好的去自己在你命運上作人，家中這一棟房子至少也總還可够支持五年。你能在五年六年後有機會能力救濟到我同你九妹，則自然是好。若你仍然這樣脾氣，我也只好看你大哥同你爹去了。……」

「娘，我全記得到。」是的，我真一世也不會忘記母親這話！母親把我看透了。母親知道我處比我自己知道的就還要多。我對母親給我的一切只有感激。母親給了我的新生機會，我對這第一段到世界上的機會就非常感謝母親！

我跪在母親面前，讓這個好人來教訓我，我把一個字一個字安置到心上，我告她我是決不會忘記。我綜計我在這個好人身邊十四年，只有過這一次是規規矩矩聽過她的訓戒。我只有這一次覺得我應當要

遵守人家的話作人。就是這一次，以後這好人的臉，每一次爲我想起，我眼睛就要紅！我真能聽娘這話，我真能在以後凡事遵守娘這話作人，也少要母親在以後的歲月中爲我原故流許多淚了。我并不缺少那向善的心，這是母親明白的。我同時有那容易給一切誘惑搖動我心的短處，母親對這個也很知道。前者使母親永遠相信我是好人，後則因這好人偏免不了作壞事，就更給我母親無數傷心嘔氣機會了。

動身，是細落雨了。雨是天未亮以前落的。初以爲或到天亮以後會止，誰知仍然落。聽到街頭已有人喊賣油糶糶，再不得不動身走了。

家中所有的人把我送到大門外，各人全是眼睛濕濕的。我是穿着



那身在技術團學軍事操縫就的灰甯綢軍服，把那大包袱壓到脊梁上，眼淚巴渣走到蓮姑家的。

「來了，好極了！」一個副官姓周的，是我所認識的人，見了我就笑着說。

我爲我的樣子非常害羞。我又見到好幾個馬弁，全是比我稍大的人，然而人家穿得却是黃色制服，且領章肩全不缺少。我看看我自己，衣服雖然是綢子作成，但不合式的樣子，總像是一個可笑的鄉下人。并且這些年青差弁馬弁，那樣子全是又大方又標致好看，在往天，見了吾時不理我，倒并不以爲怎麼難過，如今我却先給那周副官爲我介紹給這一輩年青人，且說我是個少爺，別人又尊敬又和氣的來同我說

話，我真不好意思起來了，在每一個人的眼中，就都可以察出他對我是有點可憐的神氣，就爲這個原故我的心就酸到非流淚不可。我又不敢在這些人面前來哭，這個我還記到大姐說的話，「不能在生人前面流淚」，且當到我面前的幾個人又全是那麼歡歡喜喜的樣子，結果我只好又走到那花園裏去了。

又到那個荷池邊旁。頭上飛着毛毛雨，我却不顧牠，就站在那池子邊恣肆的流淚！我覺得我此後到這世界上是孤獨的一個人了。我覺得我的未來已墮入到那做夢的一種情境裏了。我覺得這在我面前擴張無垠的陌生生活太可怕了。我覺得我忽然太小，一個人獨立着當不住這許多生疏事情的應付。

我不知道我是應當怎麼辦。爲未來的眼前已來的新生活所恐嚇，我流淚的意味是同怕鬼一樣流的！又像是在往天做夢哭喊一樣，可是那種哭喊以後即時就醒了，如今在甚麼時候是我醒轉來取得我在小學校每天同人打鬧的自由時候？

想起蚰蚰，想起河裏的一切，想起看戲，想起到米廠上去擲六顆骰子，又想起同幾個打架的同學的事情，以後是全不能得了。

然而小孩子，所謂悲哀，究竟是容易找到寄托這悲哀的事，我想起這裡的金魚，就走到那養魚的鋼子邊前去。今天的魚活潑多了，全浮在水面換氣。我來細細的數那每一鋼子裏魚的尾數，從第一鋼數去到第五鋼。在第四鋼上，可是總不能得到一個確實數目。忽然在我背

後有一個人咕咕的一笑。我赫得忙把頭掉轉去看望，便是這一鋼魚的主人蓮姑！

「嗨，怎麼這個神氣」！

我就即時又把剛才忘去的羞愧找回來了。我背上還正壓着那個大包袱，我不好意思說話就說到這包袱是我大姐勉強要我帶的。

「難道你自己能背」？

「是吧，當然要自己」！

「我告你，路是并不近，有一天的路走，才能走到有船那個地方呀」！

「我想我走得起的」。

「我看你必定走不起。我是同我蘭妹坐一頂轎子的。」

「下蠻總走得起吧」。自己這話是喔，下蠻做得去，我以後凡事都因為我勉強做過去了。我隨即問她怎麼知道我來，才明白她一起床就問周副官我來了不會，問頭一次還說不見我，到後又問到，才知我已經來了，來了各處又不見，所以猜到是必定在這個地方了。

我記起媽所告我的話，說我以後便應給蓮姑當差，在母親說時好像非常痛心，我却以為就是給這個女孩不拘作什麼事也是很好的。我又來看蓮姑的臉，是像看來頂受用，也不明白是什麼受用。我想起觀音菩薩的蓮姑，我就笑笑的說，——

「蓮姑，我記起你去年作觀音遊街」！

「再不作那個了，他們都笑我。還有人說——」似乎又想起一件事情，就不再說了。但稍稍默了一會，就用着她那天真的膩膩的腔調問我，「四哥，你名字是不是沈岳煥？」

「是呀」。

「昨晚，上媽告我以後不能再喊你作四哥了。我應當喊你名字。我爹也說這才時規矩，我不知道是甚麼規矩。」

「我媽也告我，說以後我是應當侍候你，幫你裝烟倒茶的！」

「別說這個！」又是那個俏皮的白眼。「誰要你裝烟倒茶？我不吃烟看你怎麼裝法！」爲這個話我們都好笑，但我看得出在這時候我們已經就不同昨天摘蓮蓬的我們了。蓮姑總還聽到了她父母告的多少

話，只是不好是我說罷了，然而在這很天真的胸中仍然藏不下，隨即她就又告我說她媽會告她以後不要再同我在一起隨便說話，且告我她爹爹說我應稱她爲小姐。

「四哥，我是人信她們的話的。」爲申明她仍然可以在無人時喊我作四哥，就又來給我一點證據。當然是不很相信爹媽的話，才把這話又來同我說！但以後事實給我們的教訓只是使我守我作小兵的分，小姐也只好守她小姐的分了。

這一次，算是一次很可紀念的一次事情吧。我們却還能平等在一塊，雖然已經穿上了當差的衣服，而仍然是作着那姣媚入骨的白眼逼我信她的話是全無歹心，且見到我樣子很難走六十里路，又說爲我向

她爹要了一匹小白騾子給我騎坐。

關於騾子，我拒絕了，我說這個恐怕不好。

「好的，你不見我家那白騾子嗎？我就去問問。」

蓮姑就走了。不到一會兒，一個馬弁喊我去看馬。我只好跟到這個人去。

「大小姐說爲你找一匹騾子，是不是？」這個人提到大小姐給我找馬騎就有點不舒服意思。

「是的。」我看得出他這人的意思，却硬硬的答應正是。

我們就到了馬房。他指點給我那一匹白騾子看。

「試牽牠一下吧。」



我就如他所說去扯這騾子的籠頭。

這騾子的鞍是小小的洋式鞍子，是紅色牛皮釘有黃銅圓泡，騾子又是那公馴善，真給了我極大的歡喜！

因了這匹騾子我就把一切眼前的未來的憂愁全忘了。

卒

伍

二  
一  
八

## 爹 爹

在湖南保靖縣城沿河下游三里路遠近一個地方，河岸有座小小的坟。這坟小到同平常土堆一樣，若非這土堆旁矗立的一塊小碑，碑上有字，則人將無從認識這下面埋得有一個人了。說是碑，也只是段飽光了的柏木罷了。木上用生漆寫得有字，字不記這死者姓名籍貫，不寫立這一段木頭的人姓名。

碑詞是這樣的——

朋及們，你們拉繯從這里經過，

不拘是薄暮，是清晨，請你們  
把歌聲放輕。

這土堆，下面有一個年青朋友  
的長眠，他死的是不很心甘。

這地方，是正在那所謂拐角的淤流高岸旁，拉船人到此是有願吃苦的一段努力。爲使載重的貨船上前，拉船的人全是應在這個地方把身子爬伏下來，腳與手紮得撐撐的。口上喊着「搖老和里」「哦老和里」才能使船前進的。在一些船夫們吆喝中，在一些船主蹬腳到艙板上有節奏的聲音鼓勵中，船於是如一匹大象，慢慢的搖擺着牠那龐大的身體，分開白的浪沫爬上這個急流了。

誰能因這個木塊上的半淹滅的文字把歌聲稍稍放輕麼？不，辦不到。歌聲早上有，晚上有，除了是河水過大，淹過了再下遊數十里的繚路，船隻無從行動，平常每一個日子裏就都有這歌聲！因了這歌聲，住在上游一點的人才有各樣精致的受用，才有一切的文明。這些唱歌的人用他的力量，把一切新時代的文明來輸入到這半開化的城鎮裏，住在城中的紳士，以及紳士的太太小姐，能夠常常用絲綢包裹身體，能夠用香料敷到身上臉上，能夠吃新鮮鮑魚蜜柑的罐頭，能夠有精美的西式傢具，便是這樣無用的，無價值的，爛賤的，永遠取用不竭的力量供給拖拉來的。

這在河中有船行走時，大致也許就成了如此情形了罷，這歌聲，

只是一種用力過度的呻吟。是嘆息。是哀鳴。然而成了一種頂熟習的聲調，嚴冬與大熱天全可以聽到，太平常了。在衆人中也不會爲這歌聲興起一種哀感了，不會的。把呻吟，把嘆息，把哀鳴，把疲乏與刀割樣的痛苦融化到這最簡單的反復的三數個字裏，在別一方面，若說有意義，這意義總也不會超乎「漁歌款乃勝過蛙鼓兩行」的意義吧。但在自己這方面，似乎反而成了一種有用的節拍，唱着喊着，在這些雖有着人的身體的朋皮軀幹上就可以源源不絕的找出那牛馬一樣的力，因此地方文化隨到交通也一天一天的變好了。

睡到這高岸上三尺土下的年青的人，顯然是非常安靜，靈魂已離開了這里，不怕這些人在他頭上踏着沈重的脚步與唱歌與喘氣了。這

一段柏木似乎是空立的。死了的是把這世界上一切事拋開，生前的苦悶，生前的愛憎，全撒手不要，很和平的閉了眼睛用那黃土作枕長眠了。若果當日立那段柏木的是一個拉過船絳的人，或者他將把這碑語是這樣寫：

地下年青人，吾不爲汝悲！

汝今已長臥，應忘餓與疲。

誰能斷定在這一條河上有那行船不用許多骯髒的漢子背絳的一天嗎？這裏有了這樣一條河，天生就的又是許多灘，就已經把這個地方的許多人的命運鑄定了。在這坟頭上，長年不斷的，來往的，全是在饑與疲的日子中過度着每一天的時光的，到消磨了骨裏最後的一點力

量時，則這類人才同王侯將相平均得到這死亡的一份厚禮，早一點把這個得到，在自己還可說是一種不當的幸福慾望，不為有餘憾罷。但是，把一個健壯有為的身體，毀滅到一件無意而得的意外事上，這對生命仍然可以說是一種奢侈浪費。這年青的天亡的朋友，對於生命揮霍的結果，把另外一個活着的人生活全變了。

一一

我想問：你們住在鳳凰縣城那時節，認識到一個外科醫生名叫儼壽先生的人不？這人姓吳，名字是吳成傑，但別人都只喊他作儼壽先生。



認識那就好。我也想，在那地方獸過一年半載的人，當沒有不知道洞井坎上那個門前掛有「家傳神方」的醫生家的。這又是一個藥舖，儺壽先生便是這藥舖的掌櫃，日常靠在那個舊的脫了漆的硬木長舖櫃上，玩弄着他的花貓，那是不必買藥看病，只要有過一次打這兒過身，就可以瞻仰瞻仰這位先生的。

把一些起花的，微微返看亮光的，圓的長的，大小不等的，藥罈作了背景，儺壽先生常常是像一尊羅漢一樣坐在那舖櫃裏頭，凡是這個樣子給了不拘誰一個粗心人，也不很容易把這好的印象消失。

從藥舖的招牌上看來，從那「家傳神方」的文字上看來，我們可以估定這個藥舖的年齡，或若已比藥舖掌櫃的年齡是多了一倍；儺壽

先生年紀是四十七，那至少這藥舖已將近八十個周年了。凡是老藥舖，生意總不會極其蕭條，這只看着另外一家在東門開舖子的益壽堂藥舖，就可以完全明白了。何況藥舖老板又是全縣著名的外科醫生，那這舖子的生意，不消說，很發達。

不過如今關門了，倒閉了。

不是賠本，也不是生意蕭條來歇業。只是店上的舖櫃板子再不全下了。舖板不下則從那兒過的，只能看到舖板上因過年貼的紅紙金地的「開張駿發」的四個字，這字代了儺壽先生的圓圓的和氣臉兒給人看了悵惘。

那是這當家門面上的人死了吧，這也不是。死是死了一個人，可

不是當家的儂壽先生。儂壽先生還是活着，不過從前是「好好的活着」，如今可說「還是活着」吧，倒似乎并不「好好的」了。雖說到南門打從洞井坎上過身的人，已不會再見到這圓臉闊額雙下巴高身材的好醫生，但聽人說若是要找他，到玉皇閣去，玉皇閣僧人打鐘的地方，可以很容易的遇到儂壽先生。初初看，臉子已全走了樣，但你仍然可以從那疎疎的眉與下巴認得這便是那個醫生。他是在這兒鎮天的隨便哭，如同一個小孩子，儂壽先生并不死，倒把他的唯一的兒子死了。

上了年紀的人，常常把眼淚來當飯，那裏算得是甚麼生活呢？但是中年喪子的情形，使人哀毀終是免不了的事。這兒子，死的時間是

太不合式，要死也不應當到這個時候死。早死點，則儂壽先生可以再找一個伴，看儂壽先生不是再能養兩個兒子的；遲到這老子歸土以後再死，那就更妙。死得不是時候，則簡直是同時死了兩個人了。儂壽先生因了兒子的一死，自己至少也死了一半。這算一件最不幸的事。然而無法。人要死，就死了，那死了的人，在生前想不到要死，則死後也總不會再担心到活着的父親了。

作父親的得到了兒子死去的消息以後，把大門前的匾牌摘下，把鋪板關上，就到玉皇閣這平素相熟的老和尚處，來鎮天悲泣，一些來得勢子太兇的憂愁，把這老頭子平空毀了。

人人可憐他。可是「可憐」這一件事那裏能夠抵得一個兒子的好

處？爲了兒女的一切，有些人是連別的什麼好處都不要的。儼壽先生他也不是想到要人憐憫來活下度着這下半世的每個日子的。就是恨他，虐待他，假若是這樣可以把那個兒子從死神的手上奪回來，他願意。若是他一死，就可以使兒子活轉來，也願意。總之他認爲兒子是有着那活到這世界上的權利，要死也只有像自己老年人死的，如今兒子却先死了，所以這是一種頂偉大的悲哀。

玉皇閣，是有着那所謂子爾鐘，每天每夜有和尚在鐘下敲打，到子午二時則把鐘聲加密，在鐘樓的四面，全是那些本地人在異鄉死去魂魄無歸的靈牌子，地方算是爲孤魂野鬼預備的。儼壽先生把兒子一死，也成了與孤魂野鬼相近的一個人了，所以來此。來此則自己反而

好過一點了。不期然而來的事，應歸於命運項下，儼壽先生命運是壞到這個樣子的。行善有「好報應」，那不過是鼓勵本不想行善而錢多的人，從「好報應」上去行善罷了，儼壽先生是曾經作著那真的善事多年，給了全縣城人以許多好處，又結果如此，却并不怨天怨人的。

雖然藥舖關了門，生意不作了，人是逃到玉皇閣與孤魂野鬼爲鄰，在長長的鐘聲下哭着過日子了，關於所謂好事，仍然推辭不來。一城中之人，知道儼壽先生的，家中兒子同人打架打傷了，或是玩毛馬，騎高蹺，無意摔傷了，扭了腰，破了皮，甚至於上樓梯碰傷膝蓋骨，還是來請他幫忙調理。白天家中無儼壽先生影子，則到玉皇閣來找他。這老人，見到小孩子的娘帶了鼻涕眼淚的孩子來到這個地方，就

是在哀痛中也從不拒絕來人的請求。一面是瘋子一樣懷戀着已經埋到異地土裏了的兒子，一面又來爲人看病傳藥。本來在平常時節，就不一定責人以報酬的儼壽先生，到近來，設或有人因爲不好意思不得不設法將財禮備上，儼壽先生就嘆氣。他說，——

「唉，不必要這個。這我是找不到用處的，把這東西拏回去，是不送舖子中錢的就退他們，有多的時候就拏送給窮人罷。」禮物是決不要了。

知道儼壽先生具西河之痛，又因着家中病人非儼壽先生親來診視不成的，這主人總每每具備許多禮物親自帶了僕從來到玉皇閣委婉的請他，同時且把禮物陳上去。結果當然是來，禮物却真無用處，全不

要。

這老頭子在哀痛中并不忘了他的本事，處治別人的病痛，總能夠有很好的效果，只是對自己的心上的病就不會怎樣調理了。

因為全不收受診病的禮物，於是在城裏知道他的人中才覺到他真是一個全好人，且所有同情也似乎比以前更多，這個我說及，更不是儻壽先生所要的！

人家的憐憫，雖不一定比送禮物來得不慷慨，却實在比禮物還無用的一種東西。儻壽先生不是爲要人稱他爲好人才來爲人治病施藥，正像不要人爲憐憫他才讓這兒子死掉一樣。人是天然好性格，兒子却意外的死去；這其間，不說有那命運存在，那在他是不行的。若說無命



運，兒子決不會死。死是沒有理由的死，正因為這樣，無法來抵抗這命運所加于其身的憂愁負荷，所以儼壽先生也只有儘自己悲痛下來了。

＊

＊

＊

＊

遇到不拘一個作母親的引帶了哭哭啼啼的兒子，來到玉皇閣那殿外，把一個頭伸進門隙探望儼壽先生時，卽或是這老頭子正流着身世無望無助眼淚，也會卽時站起來。

「儼壽伯伯，這孩子又把手割了，告他莫劈甘蔗又不信我的話，瞧，」於是說着這些話的母親，必定還裝作很惱這孩子頑皮，出了事又要來勞動儼壽先生狠不好意思的樣子，把孩子的身上輕輕的拍打了兩

下。孩子這時本來要人安慰，還正哭喪着臉，經這一打當然又哭了。

「算了算了小孩子是這樣的，在甚麼地方？讓我來看，」於是儺壽先生就陪小孩坐到那殿前石檯子上，給小孩檢察傷口，到玉皇閣廚房去昏水來爲洗創，再敷上一點藥末之類，再同小孩說兩句笑話，小孩子是打架打傷的，就同小孩討論一下打架時用腳去怎樣套別個腳的技術，劈甘蔗所傷則同小孩子研究用刀的方法，直到這小孩子嘻嘻笑笑說儺壽伯是甚麼都內行的話以後，作母親的見是時候已够把孩子就帶走了。儺壽先生就一個人站到這院子中出神。

「唉，老朋友，別這樣子了！」那老和尚知道在外面的儺壽先生，爲了見到別的小孩子，心上載不住悲哀，就在裏邊喊。「來，我們下

盤棋吧。」

「我說，你是這樣，就別給他們孩子診病了。」

「辦不到。你瞧他們多可憐。作娘的，作孩子的，都要我這兩手來安慰，我好說我不幹嗎？」

說話要他不理病人的和尚，想起佛的慈悲爲懷，就覺得自己火性不退，慫慫的不說話去想棋式去了。儺壽先生見無話可說，無端的又把同那小孩子說笑的話搬到回想上來痛心。

打架頑皮作一件不當作的事，是他自己小時經過的。到兒子長大，則兒子又每天到外面同人打鬧給自已看。兒子在外面同人打架，管教是無法。或者兒子被人打流血，到家來，哭着要藥，到上好藥以後，

又笑笑的說要爹爹交一兩手拳腳好報仇，這小孩的麻煩事情，這個時候那里會再有？把別個人打傷了兒子，回家來答答訕訕不好意思說同別人打過架，到爹爹說明被打傷的人已經給爹爹給了傷藥，又爲他調解講和了以後，兒子那種羞愧感激的樣子，這個時候也不能見了。在爹爹面前撒賴，不上學，也不再有了。在爹爹身邊走着，一面念自己作的詩給爹爹聽，也成了過去的很久的事了。在離開爹爹以後，從四川寄回野山七來，謊爹爹說是從峨嵋山上採來的，直到爲爹爹認識是假貨，才又說是檢得的，這天真的謊話這個時候也不能夠再聽到了。這以後，又有誰能寄這個藥來？兒子一死一切皆完了。甚麼也不有。兒子把作爹爹的所有快樂，以及一點小小脾氣，也帶到土裏去了。

爲別的人的兒子治點病痛，在施行手術時節，在談笑話給這些頑皮孩子聽時逗得這類孩子歡喜的時節，儼壽先生似乎稍稍好點了。可是一到別的小孩成了哭臉，這作父親或作母親的，就全不體會到儼壽先生，趕忙把這孩子從儼壽先生身邊帶回家去了。

儼壽先生在平常，就是常常爲人所笑爲那類近於傻的單身漢子，把妻死過後不續絃，這是給了一些人的談助的。失了妻，不再娶，就只抱養到這遺雛把日子延長下來，許多人都說這男子講的義道近於無稽。先是人勸他，說，醫生年紀既不老，家中無一個女人也寂寞，并且家事也得人料理，就找一個相近的女人填房也不算罪過，他那時，總說這過不必。一面很有禮貌的感謝這爲他設法的人，一面訥訥的說

是自己行醫的人是單身漢子也較方便點。

「那你太太在時節，別人三更半夜來敲你的門，要你起床也并不曾聽到過你女人抱到你不准起身」？這樣話一出，那忠厚人就給窘住了。

別人說醫生你也隨便點，不要太固執好了，聽人說到這類話，顯然是辯也無可辯的，醫生就只好說慢慢的商議，把話才岔開。

勸醫生續絃，其中不是無那貪醫生小康，想從自己親戚中選一相宜女人給醫生，來結這一門親，爲自己打算的自利人。但醫生，却并不疑心到這些事上。其所以不在三十歲以前續娶，只是記到妻在臨歿時說好好待這四歲兒子的話。醫生見到許多許多後妻待前妻兒子的薄

行，怕新的妻一進門，這兒子就得受苦。到了後妻又產孩子時，則這小孩當更無人過問，爲了這件事，所以凡是人來說到續絃的利益，無論如何說得怎麼動聽，也只有全拒絕下來了。到三十歲以後，則又以爲倒不如再過幾年主兒子討媳婦，所以更不願爲兒子找那後媽了。

到如今，醫生可成了正牌的單身漢子了。假如醫生還能記起往年在爲人勸他續娶時節拒人的話語，說是自己行醫單身漢子也較方便點的舊話，會只有更傷心！如今的醫生，把兒子一死，倒像凡事不方便。以前一顆心，像全寄存到兒子胸腔子裏，作甚麼事都只爲兒子，多吃一碗是爲兒子歡喜，少吃一碗飯是爲兒儉積，如今兒子既不再到這世界上，這顆心，已不知要放到甚麼地方去了。若說從前是春天，

則如今已到了淒涼的秋，以後也永遠只有這秋天吧。

這時節，是不是還想着再從一個婦人身上找尋一個小孩？不。醫生自己覺得人已快到五十歲，不中用，遲早間就會平空死去，縱再有小孩子已不會見到這小孩子在自己面前來淘氣的情形了。

兒子在，醫生實以為縱有六十歲也仍然是四十歲的心，就因為兒子的成立使醫生忘却時間在人身上的意義。如今是完了。如今似乎已有七十歲，把兒子的年齡也增加到自己身上來了。

若能隨到兒子死，儼壽先生也願意。此時但是半死半活。人家還說「老頭子雖傷心，過一陣兒自然就好了，」這話只使他更苦。過一陣兒便能够好？永不！



＊

＊

＊

＊

悲哀這東西，中於人，像中毒。血氣方剛的少年，亦有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者，這從許許多多例子上可以得到憑據。縱也免不了有一時中毒，抵抗力量異常強，過一會，復元了。有人說，發狂之事多半為青年人所獨有，這發狂來源，則過分悲哀與過分憂鬱足以致之。然而年青人，因中毒而能發狂，高度的燒熱，血在管子裏奔竄，過一陣，人就恢復平常狀態了。老人到縱陽陽若平時，并不稍露中毒模樣，可是身體內部為悲哀所蝕，精神為刺激所予沈重的按揣，表面即不露痕跡，中心全空了。老年人感情中毒，不發狂，不顯現病狀，却從此哀頹萎靡不振下去，無藥可治了。

醫生是已不能發狂的人了，所以雖初初得着兒子噩耗時，也正如那小年人罹憂患模樣，哭鬧叫號不已，但這是最初一個月的事。稍稍過了一陣以後，卽如別人所說的話一樣，居然好了。

他不再去到玉皇閣大鐘下哭了。

他只呆坐到家中度着蕭條的每一個日子，幫工把飯闖來就吃，在吃飯以外誰也不明白在這老頭子腦中有些甚麼事情。

醫生的精神，就在這種潛伏着的痛心裏消磨着。每日讓一種從回想上得來的憂愁嚙食着這顆衰敗的心，不知道在甚麼時候爲止。他自己，則是這樣算定到，總有一天心爲這小虫嚙空，自己於是忽然就撒手死了。

到醫生重復回到家中時，醫生的事又忙起來了。人家正如懷着好意不讓醫生坐在家裏自悲自嘆一樣，請醫生幫忙的每一天總有多起。到別人的家中去，無心無意的喝着蓋碗中的新泡雨前茶，不說話，或者說話就同小孩子說話，倒很好，至少暫時可以得到一點安慰。一到爲主人用那好像是極同情的話談則這個死在異鄉水裏的人時，儼壽先生可又要從眼中流淚了。他不願人提到這個，而人家却總不了解偏又同他談這個。這以爲是一番好心的，只是增加醫生的悽惻，可是這增加儼壽先生痛苦的一切在別人倒真以爲是與醫生要好咧。

### 三

灘壽先生又把舖櫃門開了，是在三個月以後。

仍然是那麼在一種罈子罐子的背景中我們可以見到這個醫生的臉兒。來看病的人，凡是窮，我是裝做忘了帶藥錢來的，這藥總仍然得由醫生這方面捨給，醫生是全不在乎此。

醫生樣子似乎略略不同一點了。不是瘦，不是老，只是神氣變了。在對待來照顧生意或勞駕診病的方面，這個醫生笑容可掬的臉兒，仍然是如往天一樣。可是這個笑，不是往天的笑了。若有一個人能稍稍注意到這臉上，就不忍心再要看醫生如此的笑臉。不過人家都說是醫生已完全忘却了兒子，認為醫生再不會在兒子方面傷心了，且儼然是醫生就是為他們這些小孩子治病送藥才活到這世界上的樣子。人

類的自私當然是各處一樣的，他們實在已經就把「好人」的名聲給了  
儼壽先生，也可以算是難得的一種慷慨了！

某一天，天快斷黑了，街背後的坡上的樹林已經聽到有烏鴉喊着  
歸林的聲音了，儼壽先生忽然想起一件事，忽然又要走到玉皇閣去。

「先生，怕下雨罷。」這個作幫手有了七年的矮子，意思是要儼  
壽先生就在家裏得了。

「不要緊。不會的。」

說着，也就不再作聲，揚揚長長的走向玉皇閣去。

老和尚是正誠打着木魚念那消食經的。這時佛堂中的常明燈已慢  
慢的有了權勢。燈把一些碧綠色的光，給佛堂中照的如同一座坟，

從這黯澹的燈光中看見的一切全是幽沈沈的可怕。和尚是習慣這個事了，儼壽先生也不是怕鬼的人，他們倆就在這殿中同這無數尊佛參作伴。

這個老和尚，把念經事是看得並不比說話爲有用處的。念經與其說修祐，不如說是無人談話消除寂寞吧。雖然出了家有二十年，但一個平常人的愛情在這老師傅身上也找得出一份兒；（然而一個方丈的好處他也並不缺少，）正因其如此，乃成了儼壽先生歡喜的朋友，也成了許多人都歡喜的師傅。儼壽先生能同老和尚合得來，是因這和尚並不全成一個和尚，不是一見到人就談因果，更不是一見人就勸人念佛：這和尚最有道行的一點，只是不矯情，又沒有勢利眼睛。且這個

和尚會作各種蔬菜，倒很可以說是一個懂味的高僧！

和尚見到醫生來到，木魚就停了。

「嗨，我老以爲你到鄉下去了！」

「我那里還有心思下鄉玩？」說話的儂壽先生，就坐在那個跪經的蒲團上面，抱了膝只是搖頭。

「還不能够放下麼？」其實和尚自己也就有許多事放不下。他就常常念及這個死劉異鄉的人。他作了這年青人的寄父，是有過十一年了，這年青人在生時，和尚就教過他書，又教過他做詩，到後這年青人離開這個地方了，每一次給他爸爸寫信來時又總不忘問候到寄爹，這一來，真也無聊！雖說相信死者憑了他念的三個月經，是已安然到

了西天，但假若念一年經就可以復活，那這老和尚倒以為暫時莫往西天為好啊。

和尚見到醫生不說話，知道是這悲痛在這個心上並不會稍殺，就說「應當要快樂一點才好。」

「我是極力想找尋一點快樂的，辦不到！」

「我見你這多久不來，還以為你為甚麼人請下鄉去了。這幾天來我也不知道怎麼會事，心神恍恍惚惚。人老了，真是難。」

「我想請你來為他作一次道場，你看一個日子。」

「好，回頭翻耀歷書吧。」

他們倆人就在這些佛爺面前討論起各樣用項來。香，燭，黃表



紙，以及邊砲五供之類，和尚也不怕當到面前的佛爺發氣，就只從省儉上開出數目。醫生說這個未免太少，和尚就說決不會少。醫生的意思，是爲這死人熱鬧一場，則一切鋪派來得大一點也不爲過分，然而和尚對這個就否認。

和尚說，「親家，這個是無益，用錢多是好了和尚，我這個和尚可并不想你這次法事上叨光！」

「那外面看來也太不像樣！」

「是爲給人看嗎？」和尚對這個話就未免不平。

醫生意思，就是給人看。從人的快活中以爲自己也可以安慰這無可奈何的心，才是他作道場的本心，若說爲死者超度，那是爲有罪惡

的死者而設，自己的兒子，並不是壞人，就死自然也就會到西天去！

結果順到醫生意見，只好加上一些花樣，如像水陸施食燃天踏等等，假使是別一個和尚辦這件事，儼壽先生的胡椒，至少也會要用到五斤六斤，「一個姓黃的家大教中，」和尚說，「那一次用胡椒末是二十斤，到最後還有一頓素麵不下胡椒的。」

話正說到用胡椒的趣事，忽然聽到山門外有一個人喊着進來。轉過了韋陀殿，聲音是更明白了。

「儼壽先生，儼壽先生，……」一個婦人氣急敗壞的竄進殿中來。明明白白是儼壽先生剛站起身來在她面前，這奶媽樣子的婦人却

并不曾見到醫生似的，問和尚儺壽先生究在不在這裏。

「我問你，甚麼事？」醫生見這婦人已快瘋，就擰着這婦人膀子問她。

「唉，天！……」她也不再說什麼，拉着醫生的長袖子就去。

「究竟是怎麼回事啦？」

「救命救命，快去快去！」

醫生是踉踉跄跄便爲這個婦人拖出玉皇閣了。若不是許多人都認識這個是儺壽先生，則這樣一個年青婦人把這樣一個中年漢子從廟裏拖出，忽忽忙忙的，且深怕他逃走的模樣，真有得是新聞笑話！

醫生在街上時也察覺到這個真不很好看了，就問明了是在甚麼地

方甚麼病痛，且要這個婦人先跑到洞井坎上去拿刀與藥瓶之類。

「儻壽先生你快走！恐怕趕不及了！」婦人是鼻涕眼淚橫流四溢的去了。醫生望到這個情形只笑。他是常常就爲人那麼催促到了別人家中，到後又不過是鼻子流血一類小病的。

然而醫生仍然照到婦人所告的街名衝名走去，忙得像充軍。

別人的兒子，這樣的關心，自己的兒子却見也不能見一面卽爲水淹死，醫生的兒子死時，可有過一個本地方人這樣關心過？在醫生這一方面，本地方人所能唯一給這好人的好處，就只是麻煩。醫生在憂愁中也只得這個。正因爲太隨便不講究排場，像一縣城的當差的醫生，不拘何時都可以隨喊隨到，一般人把這個權利也就都不願放鬆

了。誰都不能說儼壽先生是他們有了兒子才來在這地方行醫，可是誰一有了痛苦總就記起這個公差來了。并且，爲了儼壽先生的藥方，又神靈，又簡便，那些作父母的遇事疏忽，儘兒子去玩刀打架也有之。醫生在甚麼時候能爲人忘記？除非每一個人都沒有病痛，這個我們可以從許多人處知道這話是很對，在醫生兒子死過後，來看醫生或說是悼慰醫生的人，全不是那類家中孩子無災無難的人！家中孩子沒有病，他們就知道不麻煩醫生了。

醫生這個時候已到了那婦人指定的家中了，一些人見了儼壽先生氣吁吁的走來，也不說請坐一坐，把那通常的裝烟倒茶禮數也簡略了去，只是卽刻就引帶他到病人床邊去。

作母親的見了醫生已來，就把一個哭過的已不成形了的焦急的眼睛望醫生。「唉，儼壽伯伯來了！」

「到甚麼地方成了這個樣子？」

「他們到叫作甚麼地方去玩……」那個作母親的也說不清楚。

還是另外一個女人來同醫生說，才知道是剛才那位到玉皇閣去的奶媽，把這孩子在吃過飯後領到營堡上去玩，不知如何一失神，這孩子從奶媽的監視下逃出，走過到橋邊去，奶媽不久就聽到呱得一聲喊，回頭看小孩子已不見，再到橋邊去，則橋下的小孩正抽癢卷成一堆。人是昏了。吮他哂他又不知道過了多久才哭出聲來。於是抱回來家了。於是就想起儼壽先生了。

孩子只四歲，這一坍還不知是傷了甚麼。回到家來又不哭，又了喊，只把眼睛緊閉像一匹小貓兒的低低嘶着。醫生非常憐憫的到床邊去按揣孩子的全身，不到一會兒那奶媽到醫生家拿來一切用具了，醫生就開始把袖子挽到肘上來灌小孩的藥。一面又安慰到那家中人說不要緊不要緊。

把藥灌下去以後，約有十分鐘，孩子忽然呱得哭出聲來了。且不止，哭得聲音非常長，醫生搭着他的兩隻肥手，說這是氣厥，既然喊得出聲來，從聲音中可以知道內臟還不傷，無妨了。

醫生看那奶媽，見到奶媽在一旁只是作揖。「以後小心點好了，小孩子是本來也難照扶的。」那奶媽，因為醫生對她的過錯，既在小

孩子那裏補救，又來用言語在主人面前補救這過失是免不了的事，就非常感激的對醫生望着，且在眼睛中流出那感激的淚。

孩子全身在哭喊時也動彈了，醫生又去脫了孩子全身衣裳各處的檢視，見外面只腕上劃破了一點皮，臀部成了青色。

「不要緊，幸好是跌下的時候是並非橫到下地，我看這樣子還似乎是有意思跳下去因為地方過高才築壞了氣的。」

奶媽在心中，可把醫生佩服的了不得。原是奶媽就望到這孩子跳下橋的！她們玩，先只以為跳到第二級石段上面，誰知這少爺心太大，以為奶媽鼓勵他從頂上那地方跳下，一面為了給奶媽一驚，就在奶媽不防備的當兒湧身向下躍，待到奶媽聽到一種聲音時，這少爺已



如同那另外女人所說的卷成一堆昏過去了。

主人見到孩子已無大危險，又見到醫生顏色很泰然，才想起喊丫頭昏水給醫生洗手，又才記起拿烟茶出來。

醫生額上因走路急促而出的汗，還大顆大顆貼在上面，洗手的水還不來，就用袖子去挨拭。這一家人，只除了那下廚房去倒水的丫頭外，全望到儼壽先生的額上的大汗以及扯袖子挨汗水的情形好笑。

#### 四

儼壽先生死了。這作爹爹的，就爲了不能讓兒子一人在地下寂寞，自己生着也寂寞，要兒子復活既不能，於是就終於死了。

死是忽然的，如一般人所說很沒理由的，然而當真死了。以後是當到每一個人家的小孩子，磕破了頭或割破了皮，別人想起要止痛止血，作父母的就嘆氣說，「如今是儼壽伯伯已經死了，」就是那麼來念到這個人的。

醫生一死給了許多人不方便倒是真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版

實價六角半

版權  
所有

著者 沈從文


發行者 新月書店

總發行處

上海

望平街  
一六一號

新月書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7220B

112

